



屏溪先生集二十四

碑銘  
碣銘

共三十

~ 16  
2419  
.24





和  
2419  
30-24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七目錄  
碑



宣武功臣 贈左贊成行工曹判書諡忠毅權

公 應 銖 神道碑銘 倡 義 精 勇 將 軍

觀察使金公 致 虛 神道碑銘

判書李公 箕 翊 神道碑銘 市 隱

華陽書院廟庭碑銘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七

碑

宣武功臣 贈左贊成行工曹判書諡忠毅權

公應銖 神道碑銘

神宗皇帝萬曆壬辰倭酋大舉兵來寇陷東萊慶州  
薄京師 車駕西幸八路震盪嶺南最被其鋒而永  
川又其衝也賊數萬入據郡城與諸屯畱賊往來殺  
掠權公諱應銖慷慨奮義募兵勦滅之江左數十郡  
賴而安堵吁其偉矣蓋公少卓犖聞藩胡亂慨然曰  
男兒生世豈可草木同腐三十八投筆習弓馬武藝





房漢集卷之四十一  
絕倫明年甲申登別試丙科至是隸左水使朴泓幕見賊船蔽海公令撤入城外人家爲戰守計知泓庸怯無可與有爲棄歸繼聞方伯金晬兵使李珪遁去公痛哭曰藩無守土之臣聞無制勝之將二百年宗社數千里山河其忍投諸賊奴乎以報國討賊之意告家廟與弟應銓應平鄉人李蘊秀行募兵得百餘人公誓於衆曰島夷今蠢至尊播越正志士效死之時敢後者死衆曰諾遂鼓行出漢川遇遊賊一陣公與應銓大呼直馳前奮擊殺十餘人賊敗走有永川奴希孫等二百餘人乘時爲盜與賊通公悉討

平之時進士鄭世雅等六十餘人上書招諭使爲言義兵無統領狀招諭使以公爲大將諸義兵咸屬焉鄭大任智勇士集鄉兵入永川北山公以義激之至則輸肝膽誓死生共討賊分授諸將兵守要害以邀賊遇永川之朴淵與伏兵將丁應琚夾擊大破之斬三十餘級獲鉞劍糧馬甚衆又追擊於軍威之召溪斬獲亦多推功與大任謂曰永川賊據城以自固不急擊以玩非計也是時諸義將聞公義聲稍稍來附總兵三千五百餘公分五部以申海崔文炳爲左右翼鄭大任洪天賚爲前後隊永川守金潤國爲別將



鄭世雅鄭謚爲從事書其旗曰倡義精勇軍公乃大誓軍中曰行朝邈焉西郵賊勢日盛惟我將卒以死以戰庶報王國又曰亂言者斬退步者斬不用命者斬失行伍者斬公遂按軍徐行止永之楸坪謂諸將士曰賊見我衆少必輕我我日耀兵勿戰以怠賊某日當有東南風以火攻必捷預積火具多聚火砲稍至川南距城數百步二賊將金冠黑袍大坐城樓賊兵數千蟻列城堞喊聲雷震砲丸雨下公勅軍整陣勿令妄動使軍中吹角鳴笳以示閒暇容賊望見大笑公知賊心增驕遂躍馬出一箭倒黑衣將城

頭賊一時走匿又得被虜僧之逃還者益知賊情翌日平明進薄城東賊開門悉出兵以逆之砲聲一震我軍少沮公奮身叱咤縱橫馳射一發輒二三殪公所射殺幾數十百賊皆披靡我軍乘勝奮勇無不一當百賊驚駭死咋走入城門自相躡蹙死者無數時己日曠公退兵還頓期以朝日更戰賊勢尚強莫利先登公斬不勇前者數人以徇之士爭奮銳或槌城門或超長梯鼓譟而入聲震天地勢若奔鯨賊四出巷戰而大風從東南起鉞藥飄散亦不得放丸我軍一時縱火烟焰漲天賊皆退縮倉廩不瞬息靡然燒



盡南城賊爭投入水水爲之不流其登西北者超城欲走公先使一枝兵持劔杖守之爭相擊殺無一人得免斬斫傷斃者七百餘級火燒者亦不可勝數而燼骨成邱臭聞十里我軍死者八十餘人被虜得生者千九十餘饑者食之傷者藥之各還故土此七月二十七日也西至河陽約諸軍擊慈仁賊夜聞鶴陣驚散公曰此必賊至也覘視之果賊來設伏即潛兵襲之諸將皆伏又東至于慶州大膊雞淵賊聞知公來夜悉兵遁遂復州城招諭使移右監司路稷不能赴公爲之先導北賊于仁同又東北至于醴泉合七

郡兵扼聞慶之唐橋以選賊鑿之賊相戒曰權將軍兒矢甚可畏公本善射而尤長於片箭故云永川之役 朝廷嘉公功自前奉事超公折衝除兵馬虞戾旋移助防將至是特拜本道兵馬節度使 朝廷責任公者重而且聞兩 陵之變公北望慟哭益感奮以必滅讎賊自誓歲甚饑公大施設以賑之聞西州遁賊踰嶺南來率輕騎三百日馳二百里遇於安東城西奮擊大破之逐北至九潭斬百餘級李提督如松聞公以少能擊衆送綵段龍硯勞之劉摠兵絀在星州公與郭再祐諸將就議軍事摠兵曰當今致力



王家者無如權公諸君勉之賊陷晉陽分據密陽栗林四出焚劫公選敢死士四百夜馳八大蹂嶺南樓下又至彥陽之黃龍寺射殺一酋將又伏奇兵嚇走清正於慶州之倉巖前後斬獲甚多時光海爲世子奉 帝命南循全慶地方使軍校獻馘于光海賊出沒機蔚間衆且萬餘欲迺掠延日興海公訶知之檄兩邑授指揮自率單軍要賊于安康賊果大至勢且迫公令諸軍棄旗鼓佯敗若戰若走至兄江兩邑兵已候江岸忽角吹相應砲射橫撞賊大驚中潰公與應平搗鼓策馬左右擣擊賊皆投水死元帥權公慄

巡察使徐公渚訪公戰捷節度大奇之皆上聞 上欲超公一階以言者止之是時行長請通款 朝廷恐公討賊之妨和議公不肯也又劫火旺賊脫郭再祐踣之達城大窘遁賊公先已遞節度使陞嘉善兼本道兵馬左別將或兼忠清防禦使而本道左防禦使則未嘗不兼帶 上數遣近侍武臣降持 旨諭機密歲丁酉冬天將益發兵勦賊 朝廷命諸帥臣分屬 天將公初隸摠兵李如梅更以咸鏡江原二路兵馬咸統於公移屬副摠兵解生公率親兵盛軍容迎解生於尚州會楊經理鎬於慶州明年春從戰



廣漢集卷之四十一  
島山至伴鷗亭下燒殺諸賊及天將圍島山會天  
寒大雨師敗績公與李廷穉勸經理解圍有丁應泰  
疏誣天朝勅覈於我公與諸帥直鎬經理雖罷歸  
不坐重典公更屬麻提督貴時天將四路進搜賊  
終敗撥渡海朝廷念善後計命公劄住梁密間  
鍊軍屯耕備不虞己亥春兼密陽府使密新剗於兵  
民走死且盡公勞集之爲政嚴不苛煩仁不姑息課  
農桑訓兵卒比一季邑里稍完乃修孔子廟躬行釋  
奠禮治堂齋使講肄有所邑人翕然興起後五年甲  
辰朝廷大封討倭功賜公効忠仗義協力宣武

功臣號進階資憲大夫花山君兼都摠府都摠管  
召還公參會盟宴間除寧邊府使訓練都正黃海兵  
使漢城左尹平安兵使摠戎使工曹判書皆稱病不  
赴公既釋兵不樂仕宦雅好山水每遇泉石佳處輒  
怡然終日忘歸築亭於慈溪上往來棲息又愛青松  
之方臺巖泉瀟灑幽曠買一區作小屋角巾藜杖嘯  
詠雲壑飄然有出塵想晚築白雲書堂在龜川上所  
居西十里也亂後鄉秀才不復知有學俗益淪公慨  
然欲獎勵後生爲之購書籍備器用捐田土臧獲爲  
久遠莊修計邀宿儒可師者俾教之公時往會之勸



課焉戊申二月 宣廟禮陟公將促駕赴哭公病已  
示憊子弟諫止之公汪然泣下曰君臣義重此豈可  
晏然在家時乎 國葬訖公疾革不能歸七月十三  
日卒于漢師之旅邸光海聞公病甚遣太醫計聞輟  
朝市賜賻祭如例特遣領議政李元翼臨弔禮葬于  
永川郡八公山下泉谷負乾之原 仁廟改玉 贈  
公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肅廟  
辛未 賜諡忠毅隱卒之典備矣縣之儒士不忘公  
嘉惠之意立祠龜川享俎豆公字仲平世居新寧權  
氏貫安東始祖諱幸麗朝太師世有簪裾五代祖諱

德吏曹佐郎知製教牧使諱捌禦侮 贈參議諱處

貞 贈參判諱鸞從仕郎 贈贊成諱德臣即公高

曾祖考妣星州李氏通禮云謙之女公初娶順興安

氏文成公裕之後士人道之女繼娶昌寧成氏參議

德龍之女俱封貞敬夫人女適曹舳安氏出子邁司

勇成氏出側室男遇奉事迪萬戶乙生女適鄭于藩

邁娶參議辛義立女生山重大護軍山峻副護軍山

厚山甫女為李泰意妻曹女生士任士傲朴舜孝妻

山重無子取山峻子震衡為嗣女金鼎基山峻男斗

衡次即震衡女徐賀來山厚男審衡女趙竭山甫男



濟衡復衡益衡賁衡有衡女李後天田世稷山望山  
鎮山伯山會金以剛妻遇子山立迪子好賢于藩一  
子餘不盡錄今奉公祀者五代孫昌運即景中子也  
公以嘉靖丙午十一月甲戌生是日太師廟所藏玉  
笛自鳴人以為公懸弧之徵兒時作桑弧戲發輒中  
曹偶莫能格者其善射蓋天性也平生負奇氣不肯  
作局促態臨事制變一視理所當為無所撓當唐橋  
之戰一守宰期不至即時相之兄公重杖不少假節  
度時以軍律拿入慶尹蔚守庭責之其執法之嚴如  
此然而平居恂恂和易事親孝居喪戚易盡仁心質

行為人所信服是以義氣所倡人無不從忠膽所激  
賊無不摧以三千烏合之卒擊數萬全城之賊勦蕩  
無遺旁撤餘醜七載兵戈身衽金革先士卒當矢石  
經數十戰未嘗少北使一路幸不至魚肉不獨智勇  
古罕其匹誠以內積精忠為君忘生故終能如此也  
若早使公秉閩東南握數萬兵豈止使清正輩嚇走  
而已必不敢過嶺而北論中興偉烈在海防李忠武  
為首陸路又無有敵公勞者反落在第二等何也公  
狀貌粹偉颯爽有英氣射人當圖形麟閣 宣廟見  
而異之曰權應銖狀貌果如是耶即 命公引對亟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稱賞之真所謂曾不識何狀也而其誓死討賊必靖  
國亂者不亦奇哉且功名之際賢者猶難助公則崇  
班腴閫視若鱗屣脫然不居優遊於岳色泉聲豈可  
求之於韜幹中况建齋聚士立師授學其不以親君  
死長必如此可以知其義也耶今但謂公勇冠千夫  
技妙穿楊誠不知公者而其曰功成身退遺世自娛  
者亦淺知爲公也必謂有武穆之精忠亦能好卻穀  
之學者其庶幾公乎嗚呼是可以爲銘余少從家大  
人宰新寧祇拜公遺像仰止之淡而又與公諸孫遊  
聞公之忠義熟今於墓刻之役不敢辭焉前後謁文

者公玄孫達徵五代孫光運也銘曰

麗羅運際太師鷹揚公緒其趾廟笛鳴徵其貌頎頎  
其氣潑潑其心恂恂其志屹屹倭始大寇國步窘狝  
公奮表薄爲敵王愾隻手義募死士雲附大書精勇  
三千其旅一鼓永陽我師兕怒便風如期數萬一炬  
義烈雷行諸賊聲畏兵不忌奇大酋驚北靡公効力  
唉七十郡一場魚爛幾不能免予有疏附予有禦侮  
王救乃績擢昇節度山河鐵券刑馬血盟進秩疏封  
麟閣畱彤迺摠戎營迺京府迺帥西閩迺判水部  
只我除讎居寵非心奈我有好烟霞癖淡釋兵辭榮



雲水婆娑公曰制敵雖事干戈有死國心乃言智勇  
要知是義莫大學用築斯儒宮是學是教捨此奚本  
寔公知要詩稱赴赴曷如公備武而且文非孫吳比  
輿德赴哀輻返故道同盟上相 王命臨弔禮 賜  
葬祭冢起崇崇我銘詔後忠義銘公

觀察使金公 致 廬 神道碑銘

可以托六尺孤節不可奪曾子謂君子人也必才猷  
志節備具然後始能當此蓋難乎見於世矣嗚呼以  
余觀之近故觀察使金公諱致廬字士重其庶幾哉  
公性度沈厚嚴毅才識周通敏達言議剛方峻潔自

幼承奉王父厚齋先生義方之教已知非道不苟言  
非義不苟行義利界分察之既明枉尋直尺辨之愈  
嚴常曰所貴乎君子者秉心光明如白日中天制行  
峻截如高崗壁立少涉回互稍欲模稜則終不免為  
小人矣是以平日規模寧激毋淪寧坦毋險寧失於  
踈直毋或巧曲寧過於固執毋少撓屈知公者已謂  
公之難容於衰世也先是尹拯背悖二師作斯文變  
寒水權先生書家禮源流序後聲罪拯因此甲乙爭  
論事實始彰著以有丙申大 處分矣然而羣小之  
譖誣猶紛然義理亦有不可不明者而拯先正僭稱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亟宜禁絕公與閔公遇洙倡率館學多士叫閭痛辨  
論之 批旨優渥至曰縷縷數千言扶正斥邪辭嚴  
理明披覽忘倦嘉歎不已宵小輩媚疾公咆哮公者  
己自公布衣時及釋褐庚戌 除司諫院大司諫時  
戊甲途亂甫定繼有挾匕埋凶之變人心危懼凜凜  
有朝夕亂亾之慮而辛丑四大臣之冤半伸半罪公  
議拂鬱蕩平之論又作忠逆混賢義理益敦公慨然  
曰此可以無一言耶遂抗疏畢陳衷赤以爲前後亂  
逆輩窮凶極惡之誣所藉口皆根於諱疾疾病聖人  
所不免 先王不自諱則此輩何諱之甚耶甲辰

大喪終不設侍藥廳故遐外民庶不知惟幾而遽遭  
崩天之慟於是凶逆之徒唱爲罔極之言外內和應  
終至妖書之掛凶檄之傳而禍亂滔天矣 聖上自  
初姑息容貸去草而不鋤其根除末而反遺其本以  
貽 國家無窮之患徵夢漏網於鏡虎之誅而釀稱  
兵犯闕之亂詹孝倖逭於徵夢之戮而致埋凶挾匕  
之變終至禍酷 春宮鶴駕賓天三百年 宗社茫  
無所托言之至此裂眚崩肝聲淚俱迸以常情言之  
聖上所以處此者寧過無緩而今日之事猶未免乙  
巳戊申之舊套臣未知他日之憂又至於何境也數



三舊臣不勝憂憤拚棄禍福略請誅討則 聖上不  
惟不從輒以黨習責之甚至於摧折竄逐噫此舊臣  
者只以爲國忘身之故大半見戕於辛壬凶黨其餘  
存者又幾被戊申逆賊之所盡殲而其一腔赤誠終  
不爲 君父之所諒悉則豈不冤哉噫當輝儉鏡虎  
之搖動誣逼也 殿下之危如綴旒矣今日之自謂  
純臣者皆當時公卿大臣六部三司之官也亦嘗有  
一人出一言爲 殿下保護之地者乎至於趙聖復  
之斃桁楊非以請使 殿下參決庶務之故乎李廷  
燾之竄極邊非以首請 建儲之由乎故相李健命

之尤罹慘刑非以克津 冊封之請乎方此之時其  
頭勢景像果何如也推賊鏡爲魁主尊賊虎於勳盟  
泯然一色無復忌憚及至戊申之變始指爲逆且疏  
下諸賊初敢變賊爲臣亟請出陸及夢賊之稱兵又  
乃變臣爲賊擬律之啓猶減一等覘 上意之好惡  
以爲向背視 處分之緩緊以爲操舍瞻顧牽連未  
忍割棄此皆 聖上終始洞燭之情狀也黨凶黨惡  
孰有甚於此輩而忘 君父護私黨之罪不一及於  
此輩何也四臣之冤一也蓋有 代理故有聯劄無  
代理則無聯劄 代理聯劄元非兩件事丁未凶黨



之追罪也 代理聯劄區而別之竟使慘禍餘魂今  
又飲寃於泉壤 殿下試思之當辛壬之際此輩以  
代理聯劄並驅之於途有曰驚惑有曰陰移至以篡  
奪目之何嘗以 代理聯劄看作兩件事乎在今則  
代理二字渠亦知有碍於 聖躬故藏匿不言而聯  
劄則出於四臣百計閃弄畢竟罪而後已殊不知罪  
聯劄者乃所以讎 代理也可勝痛哉今 聖上方  
以調停蕩平爲務故或者 聖意以爲盡伸則慮有  
一邊人之不安不伸則又慮有一邊人之爲寃遂乃  
參酌分半或伸或仍耶夫四臣者其爲 宗社之慮

同也狗 國之忠同也庭請同也聯劄同也畢竟駢  
戮於凶黨之毒手同也至今國人憐悲萬口一談寃  
誦不已同也真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 殿下初不  
知則己既知之則有何嫌忌而終靳併復之 恩乎  
今之所謂蕩平事之是非不甚辨言之曲直不甚別  
爵則彼此雙舉罰則甲乙兩罪善者既無勸而惡者  
別無懲忠或不見察而罪或多倖免雜進忠邪而惟  
以分義驅之不分枉直而惟以利祿縻之譬如共冰  
炭於一器而寒熱不相爲用是將奚益哉主是議者  
又不能推明蕩平之本以贊 聖上作極之治願欲



苟且彌縫牽合扭捏而往往以鏡夢餘黨之換面媚  
竈者參錯於其間則乖刺甚矣臣恐今日蕩平不過  
如有宋建中之調停徒使士大夫風習壞盡無餘而  
終未免階亂之歸也又言外內交通掖庭不嚴邪逕  
大開貨賄公行妖婢逆黨夤緣締結以致凶穢之物  
遍埋 清禁終使國家遭不忍言之慘變願 殿下  
嚴飭 宮闈先正內治使禍亂不復作焉又言 聖  
上屢經逆亂荐遭喪變志氣消沮治理稍損受善之  
量不充而漸有拒人之意納諫之聰不廣而漸有厭  
聞之色事關掖隸則必分疏而曲護之語涉主家則

必盛怒而訶責之遂非文過之病生於自聖喜佞惡  
直之習由於自用輕視羣下則馬牛繫而奴豕叱不  
恤辭氣之太迫獨斷 聖心則髦是非而苴義理不  
顧公議之甚嚴君道日亢臣道日卑謬譎之論無聞  
諂諛之風已成凡章奏之間非頌功則贊德之辭此  
皆 殿下公不勝私義不勝慾許多病痛隨處發見  
而然也末又勉 上以本原工夫大家振作大家奮  
發以今日之殷憂多難爲啓聖興邦之資 上不納  
特教遞公職後九年戊午公復 除諫長丁巳八月  
上有大激惱因却膳起光佐於致仕中復拜首相稱



混沌開闢而八月以前則付之先天 教以敢言先  
天事者當繩以重律自此舉朝震駭莫敢出一言論  
得失時事之艱隳世道之危棘非復向時比公憂慨  
激中又上一疏論 君德時政首言言路之杜塞曰  
殿下曷嘗見言路開而其國不興言路塞而其國不  
亾者乎自古人君雖有過失賴臣下匡弼之力而正  
之則如日月之更無損於明 殿下則一言之過不  
曰予過而又從而文一事之失不曰予失而輒爲之  
辭不但文且辭也方此硬執拗守驅世而俾循此塗  
一有不率者又以邦朋邦誣之罪隨之臣恐 殿下

此病不除 國事日非亂亾必至願自今痛改前轍  
大開不諱之門使人人得以盡言焉朋黨之禍久矣  
百餘年來世道益潰 殿下所惡而欲去之者意甚  
盛也然而朋黨與是非不同朋黨私也是非公也朋  
黨之心不可有是非之心不可無人主之聽言也只  
觀事之是非心之公私而擇焉可也 殿下於是非  
公私之分不復明審精察每於彼此爭辨之際好惡  
失中抑揚乖宜益與人心是非之天而欲泯之罔圖  
汨董羈縻箝勒置一世於不白不黑不陽不陰之域  
而終創別題目新義理以爲混沌開闢遂欲囿人物



於太初鴻濛之中使向日事若隔前生朱子見山頂  
螺殼以爲此先天之物夫今天地真開闢而先天舊  
物猶不能磨滅得盡况可以昨今間錚耳瞭目之事  
直歸之於子開丑闢之世界乎 殿下言之而不疑  
羣下和之而不匡或者至以爲英雄手段則甚矣其  
導諛之習也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天地必然之  
理也鳥獸魚蟲猶各以類而從况人之邪正淑慝可  
以混淆而同之哉有宋建中初蓋嘗參用其後任伯  
雨等日進苦口之言王珪辭昂輩日售讒隱之謀畢  
竟蔡京復相而天下破壞君子小人同進常勝之勢

必在小人以今視昔 殿下必知其是非與取捨之  
方矣真儒伸雪之論大行於世俄而匡贊果赴 殿  
試蓋恃其黨之締謀共圖者也懲討不嚴隄防大壞  
凶醜之孽敢復生心而大官助勢臺閣不言世道之  
憂良可寒心臣謂此亦 殿下有以致之寬貸寵用  
之恩多在干紀之族摧擊震怒之威每歸敢言之士  
故此輩無所懲畏綢繆約束挾衆黨之助伺一日之  
僂陰爲次第伸途之階梯此係今日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也風習之厚薄實關國家之興衰古之善觀國  
者不問強弱而惟察風俗如善醫者不視肥瘠而惟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視脉之虛實也聞錢若水辭樞密之風則可知其治世勸廉之俗也見范溫蘇過衰經於梁師成之門則不待靖康之亂而已決其傾頽之世也顧今世蔑四維人營三窟利之所在義不勝慾捷徑之窘步墮郭之鄙蹤恬不知媿謂之循例夫世道之維持實賴於士夫如使操守壞盡名節蕩然誘劫之易如古所謂發蒙振落則國家將復何恃伏願  殿下興廉養恥大勵風化使衰世之俗一變至道焉儒道之爲  國家元氣大矣  殿下每以爲今日之黨論皆源於斯文遂輕蔑先賢厭薄儒術斯豈非慨惜之深者乎斯

文是非之前固已有東西之歧南北之分黨論果出於斯文耶只是後來分朋角戰而不幸變起斯文彼倒戈之輩醜正之類合勢戕伐爲世道害則是豈斯文之罪哉  國朝以來名臣碩輔之無師友淵源者尠矣繼開傳承之賢則尚矣其餘股肱  王室鼎呂邦家者皆是丈席承誨之士壬辰之匡復實賴先正臣李滉李珥成渾之門人丙子之維持多出先正臣金長生之門下儒道之扶國脉如此其可忍而慢之哉伏願  殿下致敬盡禮廣招林下養德之士  經筵講論用資輔導以爲匡弼之益焉繼言早教  東



宮之方摠結於人主之一心以爲猛省舊病刀斷桐  
分勇下新工痕血摠棒使此心純一無雜粹然一出  
於正則正朝廷正萬民次第事耳 上答以勉陳者  
可不留意原疏畱中翌日光佐畱劄出城以爲某以  
蔡京復相等語侵辱於影響之外爲京爲攸自有萬  
世公案豈某之所可眩亂其餘辭意極凶險 批以  
金某文字執以爲非則用蔡京者何君此歸大不敬  
也關係不輕只爲活批設令某甘心舊習何足掛齒  
公卽詣臺引避曰臣疏中蔡京復相之語不過論建  
中事始末而泛言者也今大臣何以此自當而臣所

不言之攸又何以演出也從前章疏論小人每以章  
蔡爲言而不聞人之自疑橫擔如今日之爲者不亦  
異哉第大臣用事以來其所云爲不改前套自中之  
頭項稍強妨於頤指者則輒因微細筵駁劄罷勢位  
相逼碍於自尊者則必嗾私人搏擊乃已歲月旣久  
隄防漸壞則遂圖伸雪真儒引用匡贊此聲播世萬  
口喧傳 殿試之前果招禮曹吏使之再次草記精  
神骨子專爲匡贊赴試之地 殿下試思之真儒伸  
而匡贊登庸則世道之憂果如何哉臣適當言官非  
不知開口觸禍而不忍負職責略言大官助勢四字



其微婉至矣彼乃摘出過去之言極意構臣欲以恐動天聽激成人罪此豈大臣所可爲哉諫官之職語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論及時政則宰相待罪者自古而然矣臣雖無似忝在諫官豈有君父之闕失敢論而大臣之非不敢論也 上只下勿辭之 批臺臣有右光佐者投疏請速賜處分 上命先遞公職刊名法從正言韓億增 啓請還收而吏判趙顯命陳疏辨導諛二字 批旨皆嚴光佐連上自辨疏恣行欺誣公欲效古人獄中上書亟以短疏痛陳其黨私誣天之狀草本纜具 嚴命旋下竟不及上校

理趙明履劄請億增出仕司諫安相徽繼億增前啓上引見三臣而面責之並罷其職又 教曰若無金某豈有億增輩耶 特命大臣與金吾諸臣議進大不敬之律因右相宋寅明劄止之而夜二鼓 命配公黑山島三臣亦分配極邊初改南海終配扶安之蝟島公聞 命即拜辭母夫人夷然就途夜半才乘船忽有大風掀天倒海疊浪打船聲如霹靂舟中人皆魂奪神喪公獨整坐船頭長吟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意像安閒自在亦可見平日之定力也到配九日因旱疏決以大臣言出陸移配秦仁翌年二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月蒙 宥此公平生言議之本末也公年二十三中  
甲午司馬兩試辛丑 除永昭殿參奉是冬時事大  
變羣凶構禍太學生尹志述首被誅死公作詩悼之  
繼有逆虎變書上誣 儲君傍行誅竄舉世震懼人  
心駭痛公遂不仕而還壬寅爲賊楷駁罷蓋逞丙申  
之憾也時世道危懼家近畿多不佞癸卯秋奉厚翁  
移居于湖南之高山山川明塏新寓粗完厚翁甚安  
之甲辰八月 景廟昇遐入縣門成服今 上元年  
乙巳春 上首召厚翁拜大司憲連 遣近侍促入  
朝公亦拜 順陵寢郎秋奉還于沙川舊居移拜金

吾郎丙午冬 上始謁文廟公闡第一名 上召公  
前進簪花觀 袞袍起欲少退 命勿退曰聞汝是  
贊善之孫予心喜悅仍問家庭所聞公以筮仕初先  
生之誦程子存心愛物之語而戒之者對之 上曰  
美哉其言須體爾祖之訓以事國例授典籍旋以通  
訓階陞通政付護軍時議以公才學宜置 經幄將  
稟啓收資公淡以爲嫌入謝軍銜 上特命引見問  
先生安否仍 教曰此贊善之孫勿拘常例速宜調  
用也 筵臣盛稱公才學宜居三司 上又以擔當  
國事勿忘庭訓申戒之軍銜 賜對寔異數也俄拜



兵曹參知旋入承政院爲同副承旨每侍 講筵証  
古參今敷奏明白必以 哀職闕遺時政得失爲言  
上輒賜虛受丁未春例陞右副時 經筵官韓公元  
震畱疏歸鄉公疏請以禮召還適授刑曹參議又移  
承旨 上召對大臣及承旨玉堂論北咨銀債事而  
先是我國商譯輩貿貨燕中多貸虜主帑銀北咨之  
來稱皇旨督償大臣及玉堂皆言小民私貸 朝家  
不宜替償且關後弊公以爲溪壑之慾正在銀貨或  
至慢侮凌辱不得不償而後償之則無寧及今查還  
之爲愈也且言我人之貸銀者宜查其首事者及數

多者梟示境上以杜他日之患 上以公言爲不可  
行後辱咨復來語及 先朝人謂公言果驗夏拜南  
陽府使爲家近優養奉祖母及母夫人赴任七月  
朝家有大進退討途諸臣盡被斥逐公不樂州紱卽  
棄官歸至戊申三月鏡虎遺孽中外相煽終復稱兵  
起亂 國內震盪公卽日奔問亂已始歸自是不復  
出門外惟 孝章世子之薨 敬純大妣之喪皆入  
城受服前後有坡州牧使承旨戶刑兩曹參議判決  
之 除輒呈遞壬子夏拜富平府使纔數朔遭王父  
喪甲寅冬 除利川縣監未幾又遭王母喪皆承重



服喪庚申朝廷請上 尊號至設庭籲軍銜例皆造  
班時宰有勸公同參公終不肯焉間 除慶州府尹  
以時相之不可過辭辭不赴後為親老赴定州壬戌  
六月陞拜慶尚道觀察使先是公之自謫還也嶺伯  
缺 上問誰可者右相俞公拓基為言某才器甚優  
殿下若畀之則可忘南顧之憂 上曰此人好無風  
起浪難可用至是大臣又有以眾論所歸 筵薦者  
有是 命而未及還朝忽病病七月三日竟臯復於  
州館享年五十一返葬於沙川先山外麓即舊居之  
南福大洞乙坐之原貞夫人李氏耐焉金氏貫清風

高麗侍中諱大猷始見譜書我 朝有戶曹參議灌  
漢城尹義之 贈執義繼有學行隱德不仕 贈參  
判諱益新參奉 贈判書諱洙即公高曾祖而厚齋  
先生諱翰以道學為世儒賢官參贊 贈領議政文  
敬公考諱泰魯早世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晉山  
姜氏教官錫夏之女也李夫人考郡守奎壽大司憲  
贈領議政蔡玄孫德純行備稱女士別有誌後夫人  
朴氏考進士永錫執義 贈參判承休曾孫男長鍾  
正文科今承旨次鐘直天女適郡守尹心緯李夫人  
出一女適李齊淵朴夫人出承旨三男尚淵會淵命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淵郡守男健厚李婿一男一女并幼公幼器宇俊偉  
眸子炯然有光生七月而孤厚翁不忍課督十二始  
授學因重疫經年廢讀厚翁欲試其記性執舊讀而  
問能誦否公琅誦終篇無一字錯如隔圈之方圓小  
大一一記認厚翁心奇賞之自此文理大進遂取春  
秋左傳至宋明史次第閱覽治亂得失靡不淹貫族  
祖議政公構一與之討論大加驚歎後謂厚翁某博  
識高見誠不等閒非吾輩可及平生性好看書頃刻  
數卷若不留意終身無所忘雖通籍之後志存難進  
日長經史至若百家九流之書皆旁通曲照晚又委

身於朱子書以爲究竟法其發爲文章辭理贍暢氣  
格雄健絕無一種輕巧吡曉之態觀其英華之見於  
外其實得之存於中者可知也事親則孝敬備至奉  
先則誠禮必盡其自奉也專尚儉約衣冠器用安於  
朴素其接人也忠謹寬和宗黨鄰里各得其宜釋褐  
之初感激恩數出八喉司僅數月旋值時事乖刺  
滄桑百變義理日晦人皆冉冉公獨卓然確守無復  
當世之意而卒爲元祐完人其莅官清慎自是家法  
而節財用以恤民隱勸學教以興儒化浚得乎爲治  
之本蓋其通才偉器肯綮盤錯無適不當而位不及



與聞廟議雄藩重寄亦得之而未試此豈獨公不遇之爲不幸也惟其所願者陳善責難所疾者巧諛容悅目見蕩平之論乖了風習及夫凶魁柄權國勢日棘而上順下媚舉世媵嬰公獨擺棄利害直言極論雖終水陸流竄世皆按劍而是非因此益明凶謀亦却沮昨世道之賴公增重者豈可誣也若戊午疏亟以黨逆之罪顯攻光佐此春秋之誅亂賊先治黨與之法也其嚴截如此則蔡京一段顧何足一毫畏忌而故歸之於泛論耶時人之巧詆者甚或擠欲下石此何異於不議棄城圖存而責巡遠之死守也公絕

俗之志經世之才文章經術之爲世標望者求古之名卿碩儒實罕其匹而義重自守恥并羣趨一資十七年終焉抹掇平生蘊抱無地槩見只此二疏言議峻正義理明截庶幾使後人知公之萬一今乃大書而不殺之以俟爲公之子雲堯夫可傷也已嗚呼余知公自公童卯時至白首淡相與其情義之篤真古所謂姓不同兄弟也記昔庚申夏余自楓岳還憂過京裏公卽來我連宵疊疊多說公志事本末萬死歸來顛頓困踣而言論氣槩激切不挫無媿元城鐵漢風采余固心欽尚之今當文字之役歷歷前言若有



屏溪集 卷之四十一  
意存儻亦康節之於歐陽太常耶臨書愴悼益不勝感涕也云銘曰

聖后包荒範圍皇極萬馬奔馳孰牢其脚厚翁有孫沈毅謹約才以德將其身不嗇乃揚于庭秋天一鷲基其扶闢任以陳責懇懇謂禍源是劈混沌曰開宛彼螺殼我搗其窩帝胡轟霹瀕舟歸來無媿鐵壁衆咻何傷庶瘳于國師錫其偉迺殿南服其猷將宣其祿遽促匪私余慟時憂大棘福大之山沙里在北斂厥抱負封此三尺後人勿穿下有司直

判書李公

箕翊

神道碑銘

景宗大王有疾久無嗣承 王大妃命立我今 上殿下爲 世弟羣姦壬惡不佞用事自初讒沮又與結宦婢百般謀害末乃起誣獄斬殺諸舊臣必欲及焉至 上卽位士類彙進討逆之義斯張時大司諫李公諱箕翊字國弼首發三司伏閣之議亟請五兇正法 上終不納後三十一年乙亥餘孽更起 上始大覺悟公所言五兇盡行追討輿情稱快咸恨公不及知也蓋公以宗戚之臣向國赤忠自先而然曾祖龜川君諡忠肅諱晬當光海敦倫率諸宗臣抗疏遠謫考知敦寧 贈吏曹判書諱瑩早見許積之姦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及積新拜相寵用方盛直斥忤旨廢錮十年皆可  
言而言不爲身計者其家法也有曰德陽君諡靖僖  
諱岐中宗大王第五男卽別子爲祖者也寔生豐  
山君諱宗麟於公爲高祖祖諱炯胤封蓬萊君號滄  
洲行諄文章世稱宗英妣全州崔氏其考判書完川  
君贈議政諱來吉公以崇禎後甲午二月二十  
日生聰穎絕倫學語俊解文字甫六歲詣教官學嘗  
講春曹誦范睢傳不錯一字誦聲清朗童蒙製輒居  
魁宗伯金公佐明每稱奇才乙卯允菴宋先生謫北  
塞土禍作公無進取念惟留意經史庚申夏化始赴

公車丁卯中司馬嘗於半製幾至泮畫考官非應嫌  
而有至親者公棄不赴人或笑嫌太過其操守之不  
苟可知自未弱冠時出入黌舍言論舉止見重士友  
己巳仁顯王后出私第允菴有後命與諸生陳疏  
不能得終守闕呼泣甲戌世道更新公首執耳太學  
議時有以允菴配享道峯之論公以爲先生明誠之  
學君民之志與趙先生前後一揆而畢竟遇禍又與  
之同正宜合享也手構疏爲諸生首仍極辨向來凶  
黨所構誣力請之上批嘉歎終許廢享士論以是  
多公焉丙子拜寢郎遭內艱去辛巳以國葬監董



勞陞拜掌樂院主簿自殿中遷水曹郎癸未監富平  
縣數月遭外艱服闋 除司禦復由水曹出監永同  
縣癸巳登大科未唱名拜禮曹正郎未幾轉兵曹拜  
司憲府持平自此歷兩司春坊至亞長爲正梨園丙  
申超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屢 除至左承旨周流戶  
兵刑曹參議大司諫判決事間 除江原監司後爲  
浴溫赴伊川旋內遷 王世弟冊封以禮房承旨陞  
嘉善資乙巳轉貳戶禮兵刑曹及京兆或都承旨而  
兼帶金吾摠府廟堂擢擬判尹者再皆不 批丙辰  
公年踰八十大臣引先 朝時知敦公故事白請變

品超資又言公寔忠肅曾孫褒直敦親之義合施優  
典 上特除知中樞府事父子連以大耄壽資皆稱  
聖世美事旣入耆社時上謁靈壽閣 賜醞耆老諸  
臣公與焉 上特問筋力視聽如何及退 命除曲  
拜至階使掖隸扶掖又 賜虎皮加平轎而歸觀者  
皆豔歎旋從知敦寧移工曹判書己未六月十一日  
考終于京第壽八十六訃聞停朝市致祭賻如例在  
永閱舊簿發舞姦者老吏自言此女婿也見覺外又  
私犯官糶某數乞並借輸以貸命蓋畏公明而慮重  
辟也公罪之而終傳之生吏民皆服公仁明有 王



子宮差稱折授勒量民元田威嚇甚一境騷擾公據  
實報方伯方伯寢不施巡撫使到邑公又請嚴處巡  
撫亦有難色公以事理強之曰嚴治宮差舉本縣狀  
聞之朝畢竟無關於巡撫巡撫竟從之差人懼而逃  
該宮亦莫之誚公十考而歸士民咸造方伯乞借二  
年不得則磨崖頌之方伯又以治冠一道褒聞朝  
廷以津職賞嘉初以正言侍賓筵劾灣尹之陞西閩  
者有大僚右之公力爭久是日朝臣莫不灑然曰與  
大臣相可否實有臺閣風采在秋曹有一富譯所後  
子死不以傳其孫復立他子訟既久而挾財縱橫公

爲其乖亂倫常以其罪重繩閭巷莫不快之丙申以  
家禮源流爲一時大是非寒水權先生文巖鄭公澐  
因其著序跋而鄭公先被譴權先生疏批亦示  
未安意諫官趙尚健論此遠謫時公居諫院發啓  
請還溯言尹拯前後背悖二師之罪以及序跋之直  
書事實又謂諫臣之憂慨進言只欲辨斯文之是非  
伸一代之公議威怒遽加罪之又罪今罪鄭澐卽  
罪儒賢也斥諫臣卽斥先正也處分之失當何至  
此也因賊臣真儒疏誣竟譴罷公秋上夏八拯  
辛酉擬書允菴所撰尹宣舉墓文始悟其背師爲墓



文者誣也一反前日 處分公首拜少諫疏言不遠  
復三字政 殿下今日之謂臣更何言仍請向者堂  
劄之構罪權先生者嚴加懲討丁酉 上引判府事  
李頤命獨對 僂殿後因諸大臣請對陳戒公以承  
旨白 上曰 聖疾彌久羣下舉切憂遑 元良參  
決己有 祖宗故事今宜講行也 上諭予固念之  
仍有大臣疏請終令 東宮聽政 筵臣有以獨對  
筵說請勿載日記公以爲伊日 聖教出於止慈奏  
對亦出於爲國今若不載則實歸秘諱而傳播之誣  
說將無所憑信豈非大可憂者即與同僚陳疏請特

載記註之錄終使事實昭揭羣疑渙釋焉辛丑冬鏡  
賊兇疏出儉烈賊獄起逆肚相連陰謀莫掩 東朝  
持下諺書而秦耆無端繳還 春宮至欲遜避而宮  
官游辭恐動公忠憤自激率宰臣侍從十六人亟上  
一疏極言表裏締交陰秘之狀請覈兇孽謀危 東  
宮之罪姦黨弩目俟 批下構罪疏畱中數月還下  
及誣獄畢以公不參陳賀臺 啓削奪公退居畿坻  
憂慨時事惟日哦詩遣意 景廟因山公入赴哭以  
軍銜陳疏以爲賊鏡誣逼 聖躬之罪不可安置而  
止亟宜嚴鞫快正邦刑益治前後喉院爲賊鏡覆逆



者罪時兩司有耇輝恆光億五途討罪之啓 上拒  
不從公議至欲三司並請而多厭避者公毅然倡論  
率三司諸僚請耇恆追施孝典輝則正刑光億則姑  
先島圍而伏閣言之三日六啓語益激切雖未蒙  
允討途大義自此嚴重丁戊以來朝象又乖討途之  
義無地可明公永無仕宦志遂築室於廣州先壟下  
以爲終焉計而疾病莫遂則仍自號市隱以誌焉墓  
在龍仁上東村寅坐原配慶州崔氏同窶監司商翼  
女端莊和柔夙著閨譽及歸公孝事舅姑順承夫子  
訓子女敦睦嫺皆有恩義先公二年生歿于丙子後

贈貞夫人視公秩也生三男著遠著瑞著成五女適  
校理金相尹俞崇基朴弼備羅瑞奎牧使洪允輔長  
房生命濟天無子厚濟出後再從叔得濟寔承公祀  
女爲金錫佐妻二房生進士聖濟堯濟訓練正逸濟  
舜濟允濟側室一男一女三房系子康濟女爲黃槃  
妻側室四男一女縣監燦燁斌燠金婿出彥鉉正言  
李聖海妻俞婿出進士師鼎師恆正言徐有良曹命  
徽妻朴婿出廷燮羅婿系子紀漢進士維漢紳漢監  
役徐覺修說書李海重金斗顯妻洪婿出厚濟男東  
亮東允東雨得濟男東直東哲聖濟男東郁東赫東



屏海集卷之四十一  
燁舜濟男東植內外曾玄男女摠百餘人公稟資敏  
悟風儀雍容喜怒不遽言語必慎持身謹厚端潔爲  
政廉簡明恕平日尚儉服食器玩皆朴素孝友至老  
架篤知敦公半世病處公自穉年侍湯劑不離側積  
數十年如一日及居憂毀幾不全崔夫人於公降生  
之日分身即歿公終身遇是日輒悲痛嗚咽不啻如  
程子之言也伯氏市令公年高抱疾公事之一如溫  
公之於伯康以怡愉於昆弟者撫愛諸姪祿賜必  
先享祀又奉兩兄而後及家人少日托人穀物其人  
自殖之其數不貲公索其債券而焚之曰責利於人

吾所不忍崔公嘗問公貧別以田庄手書與之公力  
辭不得而即忘之屢十年後其券偶出篋笥公之淡  
於財產如此居官必一日盡一日之責無小大遇事  
必殫綜核殿中水部素號閒官而俱有實蹟及通文  
譜遽老白首矣少時儕友之稱名流者凋喪殆盡立  
朝踴躍不樂榮進惟其憂愛根性剛直自任前後疏  
啓力扶士論忠逆之分尤加嚴截不以時勢計較不  
以禍福疑貳惟義做去不動勸沮公之規模所存此  
可見也公自少嗜學常侍疾憂遑無餘力暇及夜或  
藏火照字亦恐誦讀之妨聽微吟默看隨分不廢而



知公者皆惜公才志之未究記性過人少時所誦古詩文近百篇雖頤耄之年猶時時念誦不遺平生不以文詞自居其為詩清婉往往有逼古者至末年亦不廢吟詠所著詩三千餘首藏于家昔余以講世後生屢承公後塵而長胤君則情契最摯嗟乎亦已矣曾手狀公事行而其孫東允志學士從余遊今以其諸父命示余狀謁公銘余不覺撫卷傷歎恍若亾友之面命也豈終以拙陋辭銘曰

李以國氏派別

靖陵屬親纔踈兩世俱卿公母曰

余自與人殊雖在韋布義同戚休仕我本朝况敢不

職毋曰官小我盡我責晚登臺省益竭危衷論事進言一心公忠斯文是非先辨淑慝欲伸君誣必討亂途人所斂縮我往直前不撓利害素志石堅豈無所授前有忠肅先公遺直莫非我則家敦行誼官稱廉潔非不為本在公踈節頤壽百孫位崇終考善人是勸神理之報今我特書鐫之神道公其不朽百世以詔

華陽書院廟庭碑銘

並序

昔殷太師首啓我東文明之運吾夫子又有桴海之語斯道東來之徵蓋已久矣後二千有餘年皇明



神宗皇帝萬曆丁未九菴宋先生諱時烈字英甫生于湖西之沃川郡時先生考景獻公夢孔子率諸子至家遂命小字聖齋嗚呼大賢之生夫豈偶然夫子之後歷幾聖賢至晦菴朱子出釋經傳而闡發微奧明春秋而扶植大義使夫子之道日星宇宙朱子歿胡元亂華其道遂東又幾傳而至我先生先生以間氣英豪之姿有戰兢臨履之工聞道既早聰明絕倫天理人慾之際辨別甚晰有或不善必用顏子廝殺進步之勇一克己僂了是以實踐之學表裏俱到戒懼愈嚴於不覩聞之時省察益密於人不知之地敬

則一內外貫終始常謂朱子後孔子欲學孔子宜先從朱子學博文之業終以朱子書爲究竟地深究體認如誦己言工程次第出處事業一遵成法有淫邪之徒誣毀朱子註說而亦或爲之黨助焉先生謂其禍甚於洪水猛獸若使世儒皆能讀朱子書知朱子義理邪說無自而作乃取大全逐段詮釋名曰朱子大全劄疑一書旨意靡不瞭然誠後學之指南而朱子之學於是大明矣丙丁以來 國家不幸有夷虜之禍繼聞 天王殉社先生寃憤慷慨曰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逆德孔子作春秋大義數十尊周最大



屏溪集卷之四十七  
朱子初見孝宗罄陳所學討復爲先蓋君父之讎凡  
有性命之類者莫不有不共天之義况我神皇帝  
壬辰再造之德義大君臣恩猶父子此而不能盡復  
雪之義人類入於禽獸中國淪於夷狄士之當此時  
者一身去就不可苟焉遂入窮山惟講學以自樂間  
除數官不赴及孝廟卽位慨然有修攘計收召  
山林諸賢先生以甘盤之舊已有知遇之契密令  
誥命勿書僞號先生感激異數一再赴召會途臣  
行讒虜使屢喝中外震駭先生與諸賢相率遊退  
上意猶不釋召旨尤勤先生雖不就亦不忍果焉

前後囊封莫非外攘之策而必先內修內修又主本  
原之學君德時政指陳得失痛言不遺上輒稱正  
大之言與古聖訓相表裏益篤必致之誠及先生居  
憂上密諭近侍勉以自愛制除諭召荐降先生  
知上志赫然將大有爲遂有許以驅馳之意戊戌  
承命入京上特陞冢宰任以國政曰明天理正  
人心予責也與我共此者舍卿其誰先生亦期以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上於引對將罷獨畱先生密講  
大計如南軒幄對故事又因先生直摠府使世子  
親傳手札語秘人不得知先生草對未及上聖候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遽大漸矣嗚呼 君臣一德謨猷密勿惟保養生聚  
十年爲期者實當日志業也陽復之機十八九成此  
先生所謂天假 聖壽雖不能掃清中原閉關絕約  
則優爲之者也先生居常痛泣如不欲生 因山畢  
卽返初服而禮訟之禍已作矣始賊鑄改註中庸先  
生斥以斯文亂賊鑄怨之及 莊烈王大妃服制先  
生引禮疏主不杖替鑄倡三年之說欲以傾先生朝  
廷不用其言計不售至甲寅凶黨得志以此構先生  
罪北謫南竄梓棘海島至告 廟按律之啓而極矣  
庚申堅柙等謀逆誅鑄積坐死 上始悟禮論之本

出假托 特宥先生諭召懇惻先生依程子西監之  
義承 命進對卽出郊旋又入城以 慈聖手札勉  
留也翌年春元袖進短劄極言尊攘義并陳杜私恢  
公恤民養兵之道蓋欲以 聖祖志事一誦於 神  
孫也癸亥復入爲請 孝廟世室 太祖徽號亦以  
世道日下義理寢晦必欲彰 二聖之遺義存百世  
之大防也門人尹拯宣舉之子宣舉以江都失身慙  
憤自廢先生與其新不念其舊後又黨鑄扶護最甚  
先生以春秋先治之法斥之宣舉自謂絕鑄先生優  
許以灑然及 顯廟癸丑拯謁其父銘於先生時鑄



積勢熾世道將傾拯始出其父年譜及己酉擬書或尊鑄學不拘註說或訟鑄穆勸與同事先生見而駭之及文成拯謂不滿意請改而不能得庚申以後淡知先生他日之禍甚於前恐爲畢門之寒暄陰欲自貳以先生不改碣文謂之離寃又抵史局書言其父初無可死之義至於誣大賢而致節士先生遂陳疏痛辨之後又悉言其父子前後事實噫先生之與宣舉者以自廢及絕鑄爲其善補也拯旣出譜書繼有史局書質二事而一反之孰爲其子而不知其父之心也先生每痛平日見欺於宣舉而斯文世道之禍

將至滔天則以先生任道之重豈終無一言辨斥也於是拯之仇怨益甚及鑄黨復起相與交煽終成楚山之禍嗚呼痛矣先生初配濟州旣又拿鞫命下到井邑聞後命先生握門人權尚夏手曰吾以朝聞夕死爲期今終無聞而死此後惟恃致道又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以孝廟所欲爲者主之又以朱子所引孔孟以來相傳直字告之又曰吾黨之士常以忍痛含寃迫不得已之心存諸胷中可也仍促侍者進藥卽逝實己巳六月八日癸酉也是夜大星隕東方白氣橫互縣居甲戌羣兇伏誅上大悔悟命



復先生爵遣近侍致祭 賜諡文正遺迹所暨並許  
立祠華陽即其一也洞在清州洛陽山先生愛其洞  
府幽夔水石清澄爲末年棲息地實晦翁之武夷也  
嘗得 崇禎毅皇帝御筆磨崖以刻之又欲依南軒  
虞帝祠楚人祭昭王之義建一小祠於 皇筆下而  
未就在濟州貽書權文純公俛卒就之文純自承遺  
托一心經紀至甲申祠始成號萬東即 毅皇殉國  
之回甲也以黃紙榜子享 神宗 毅宗兩皇帝祝  
以 萬曆再造之恩 崇禎死社之義皆先生志也  
時 肅廟慨念 神皇盛德欲建廟報祀特 教先

正臣宋某曾有是言廷議皆難之 上終築壇以祭  
今大報壇是也先生以一部春秋事我 孝廟而遺  
義炳朗以啓 神孫繼述之美將永有辭於天下誰  
謂空言無施也院初在洞外數十里文純公謂華陽  
是先生適軸之所且 皇廟與 御筆之刻並在於  
此先生院宇不可遠在別地庚寅移設是舊日書室  
少南距 皇祠御筆俱若干武取杜工部一體祭同  
之語 皇祠禮畢仍行院享始 祠享行於春秋孟  
月 朝家以三月行壇祠更依虞帝祠素秋之例改  
用季月上丁乙未因家禮源流事文純公疏論拯前



後背師之罪因此章疏互起其徒始發拯辛酉擬與先生書誣詆先生學術事行而辭語慳毒與己已凶黨構罪先生者如出一手 肅廟始納拯徒父師輕重之言每怒拯至是 命入拯擬書先生所撰宣舉墓文覽之翻然覺悟曰墓文無訾辱語擬書果多操切又曰昔年下教在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處分在擬書墓文已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父師輕重之說今不可更言命追削拯父子爵諡又 手書華陽書院四字遣承旨鏤板揭之又以至誠尊賢正士趨息邪說之意別下 綸音命揭院額之下 景

廟辛丑餘孽復合勢鴟張幾危 宗國黜先生道峯享盡撤諸院額獨是院以 御筆終不敢及焉今上初元即 命復享還揭諸額館學及八路儒生疏請先生從享聖廡經四十年而至丙子始克津許此先生百餘年屈伸之大略也嗚呼先生學宗朱子義秉春秋以上溯洙泗之淵源則以我 孝宗大王之聖德學而後臣之一心同德庶幾當一治之業而至受世道之托矣辨君子小人之機明邪正是非之源使世之爲士者皆知朱子是孔子後一人而尊師者爲聖人之徒背悖者爲斯文之賊雖五尺之童無不



屏溪集 卷之四十七  
知珠玉皮幣之爲淡恥含冤忍痛之爲可守又皆謂  
名義不得不明亂賊不得不討以是滄桑百變士禍  
屢作而一脉正論猶能維持世道昔宰予謂夫子賢  
於堯舜程子以爲指事功而言文純公亦嘗以先生  
學朱子明大義淑世道之功謂集羣儒而大成嗚呼  
非知道者孰知斯言之稱情也哉先生以此三者授  
之我文純公文純終能整頓劄疑以著朱子之學營  
建 皇祠以彰尊周之義莫非先生未遑之遺事而  
又其乙未一疏終至 聖聽開悟五十年斯文是非  
至是大明噫兩先生授受其盛矣乎今華陽諸生謀

樹牲繫之石托鳳九相文字之役鳳九以事鉅人微  
辭而不得因念子孫與諸士友每謂先生盛德大業  
不可無神道之顯刻此則遺戒丁寧何敢復議昔先  
生撰紫雲書院庭碑以栗谷先生平生事實備書之  
其例今可倣也謹以先生學問事業暨世禍之由略  
書於此用示千億後之讀此者其并識之銘曰  
至道原天待人而弘帝眷東顧篤生先生天高海闊  
晦翁襟曾泰山巖巖鄒孟氣象高明博溥全體大用  
惟理氣說從古紛糾先生會通一言以晰動靜先後  
各從其指理隨氣賦性乃可名靈覺所具是謂五常



甘雖屬土蜜豈性信逐類刃解玲瓏穿貫成己立人  
事君論治復雪尊攘斥邪衛道皆本在此理事一致  
一字真訣生直養直利用終始無少屈曲雖屯一時  
百年必伸道之宗師如日中天大地之東有此華陽  
山溪泉冽風霞不腥 皇靈陟降先生左右雲旗風  
馬鬃庭廡八表昏濛一區孤明正氣磨穹邪翳退  
聽七日之復不食之果先生不生百世長夜先生在  
世威鳳祥麟先生既歿景行高山嗚呼先生天作大  
人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八目錄

碑

鳳巖書院廟庭碑

大田李先生

甫欽

永川遺墟碑

延興府院君懿愍金公

悼男

安州遺墟碑

冶隱吉先生錦山遺墟百世清風碑陰記

洪州成先生

三問

遺墟碑追記

墓碣

景寒齋郭公

始徵

墓碣銘

處士曹公

逾

墓碣銘



學生申公者墓碣銘

困村申公愍墓碣銘

進士金公秀五墓碣銘

持平李公時齡墓碣銘

參奉郭公璋墓碣銘

監察 贈吏曹判書延公景績墓碣銘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八

碑

鳳巖書院廟庭碑

聖人百世之師也後聖人而師聖人則亦聖人徒也  
今欲學聖人宜先取師聖人者法之是濂溪周子希  
賢而希聖也書院多士藏修之所其必祠祀先賢者  
固所以欲學聖人也燕歧縣有鳳巖書院本松齋韓  
先生專享之祠而沙溪金先生同春堂宋先生九菴  
宋先生前後追享焉四先生蓋皆希聖之賢也其道  
學成就固後生末學不敢妄論而士林之所公誦者



則有之竊聞松齋先生以己卯淵源明辨賢邪志復三代至與靜冲諸賢同罹士禍沙溪先生以栗谷先生嫡傳德器崇淡如地負海涵禮極折衷爲後世權衡終焉繼開之業光大斯文若兩宋先生俱傳沙溪之道同春先生之玉色金聲氣像可見而本自稟溫厚和平之資學而致正直剛大之氣禮隆兩朝之賓師尤菴先生之巖巖嶽峙恢恢海闊而明春秋之大義以扶世教紹考亭之正學以距詖淫允矣集羣儒而大成四先生之學之道莫不希聖人而師之則在今後學之模範渾則其不自四先生始之耶松齋

先生諱忠字恕卿諡文貞沙溪先生諱長生字希元諡文元同春先生諱浚吉字明甫諡文正尤菴先生諱時烈字英甫諡文正文貞公生於是地有杖屨之迹没而托衣履之藏崇禎後乙酉縣之士始就礮溪之上立祠享之後二十年乙巳以文元公時存過化士爭利見同奉纏儀而顯廟即賜鳳巖恩額又後丙寅與辛丑二文正公次第並享實文元故事也辛丑院儒疑於師生列坐始分東西排奉辛未夏博訪士林復用西上之禮蓋父師專享之祠子弟門人不得列坐禮也若他先賢同祠則不嫌并列考之諸



院例可知也凶黨執命禍及斯文邑人之附麗者至辱尤菴先生幾如道峯之變乙巳覈首亂者杖竄之此是院享奉之始末事變之大略也嗚呼聖人之道大而無迹巍巍如天焉高堅瞻忽欲從末由者自古而然曷若循守諸先生已行之塗轍以爲登高行遠之方也言治以三王爲法松齋所以師聖人也論禮以姬周爲本沙溪所以師聖人也同春則與尤菴道同德合而尊攘復雪孔子之經法也辨異斥邪孟氏之事功也朱子之學專出二聖而其道在是則二先生亦非其師聖人者耶後之鼓篋而登斯堂者惟我

四先生是學是法志其志講其禮想像乎其規模氣象以究竟而學朱子之學則其於希聖之道固庶幾焉而亦可以無負於尊奉諸先生之意也凡百君子其各勉之院宇自礪溪移石潭自石潭又移鳳巖始符初 賜之額號而鳳巖迴臨長江列岫前拱同春先生所書講堂仁智之名亦於此甚觀其自然冥合者若有所待豈不奇哉 崇禎甲申後百單九年癸酉除月日後學坡平尹鳳九撰

大田李先生

甫欽

永川遺墟碑

景泰乙亥 端宗大王禪于 光廟丙子六臣禍作



屏溪集卷之四十八  
又遷于寧越郡公以舊侍從居悒悒廢寢食嘗就治  
隱墓操文祭曰周武舉義夷齊採薇於首陽漢光中  
興子陵垂釣於富春蓋其志然也時錦城大君瑜坐  
謫順興公適宰是邑錦城密知公有慷慨志贈以珊  
瑚纓子以珊瑚赤心不渝纓子有循環復始之意也  
公遂結南州忠義士謀復上王與錦城草檄爲希  
功者走告併就戮收孥革邑事竟不忍言實遜位  
之三年丁丑冬也公年已六十臨刑神色自若公姓  
李諱甫欽字敬夫考副司直諱玄實居永川之大田  
公自號大田居士墓在郡西丹崖山先塋公能文章

有志節孝於親友于弟與金公叔滋許道義交己酉  
擢文科世宗設集賢殿擇文學士朝夕備顧問公  
與朴公彭年成公三問諸人與是選補博士同修歷  
代通鑑一時榮之佔畢齋彝尊錄云公儉率不恥弊  
縕袍從柳泰齋方善學詩禮嘗讀書公山數年不窺  
戶文詞大進同門徐居正康孝文皆自以不及以書  
狀朝京道聞泰齋訃爲位哀慟裒遺文以傳後蓋公  
既事親孝又事師誠而終死於君生三事一之義公  
其盡之夫當順興之禍邑牛鳴地有大樹銀杏即枯  
死後有人過此曰銀杏生則順興復順興復則魯山



屏溪集卷之四十八  
復丁丑後二百二十餘年銀杏忽復生而 肅廟癸亥復順興邑後十六年戊寅特復 端宗位號而又四十一年之 當寧戊午用錦城後孫訴舊冤併賜溈雪 命贈公吏曹判書其冤苦之極天神感動則雖草木之無知示以兆驗者觀於夫子廟庭老檜榮悴真亦有此理也耶向余過竹溪溪上人尚指而言朴公權按省捐財使置墓田歲一祭之沈巡使聖希請於朝就錦城受命所築壇以祭而公亦附祀右壇公私崇報之義殆備矣昔郡守呂公必寬立石墓前書公姓名以識之此蓋發幽潛樹風聲之意也至

是余家弟鳳五出守是邦更治大石特書公 贈行職又豎碑公遺墟界郡之章甫以尸之章甫移書余請記公始末余幸托名公脚下忘僭陋茲謹錄之如此嗚呼 世祖大王嘗謂六臣萬世之忠臣 聖祖特達之智蓋不欲忠義之類泯沒於無窮也是以當時死義之人 列聖連加褒美如公之同罹丹書者竟亦昭釋終使貞忠大節輝映來裔而天經民彝賴而不墜豈非所謂一世之屯百世之光者耶噫亦懿哉

余於是有所感焉永是圃隱先生生長之鄉而壬



辰之亂 贈判書鄭公大雅與 贈參判鄭公大  
任縣監金公三益抗義討賊至如李公廷芬從鄭  
公死之即公弟甫款之玄孫 贈承旨鄭公宜藩  
又以忠孝著而皆公同里生也忠義諸公同出於  
一郡已可謂盛矣况皆公之同里則益不奇且多  
哉是公卓卓之節真有所承而亦有以感奮激發  
於後者也吾知永之人其永有所勸也歟今記公  
之遺墟則此亦不可無一言并示來後茲書之下  
方

延興府院君懿愍金公

悼男

安州遺墟碑

嗚呼此安州之老江故延興府院君諡懿愍金公僑  
居也昔島夷猖獗我 昭敬王狩于西公以上舍生  
附執鞞義顛頓從扈至州南氣竭而仆邑之士義之  
扶歸而舍焉即老江村也亂已公疾猶牀第仍淹留  
凡三歲公素嗜好經籍雖兵戈外攘疾病內沈亦親  
近書史不廢工程西俗本馳射為務弁髦儒學聞公  
而興者自近而遠全集願學公誠心訓誨隨等施教  
關外之士始有一變之美以至弓馬跡弛之徒變為  
折節繩墨之士或能身殉忠節褒稱孝行又或以經  
學傳習一方寔公存於己者施於人而人得之而成



效也蓋公遠祖四門博士諱暹漢秀出西鄙彰明儒術史稱關西夫子公之為學實有淵源而其教迪於西土者可謂克紹前休此多士之感悅誠服彌久而不能忘也惟光海時以公為母后之親而首被慘禍家盡戮矣一路士林亦不敢顯言公嘉惠之功而若其詩禮之教家傳世守景慕至百年不衰今上丙午士林倡義建立祠院為藏修之所而講肄遺緒者幾年以其設在禁令後朝廷命撤之諸生聚首錯愕相率詣京累章請寢終不能得乃與謀曰而我諸先莫不於公受罔極之恩至今吾輩能知忠君愛

親之道而得免於馬裾牛襟之譏者繫誰之力羹臠之思無地可寓宜就俎豆之墟立石記實以詔百世也遂以事蹟謁余文噫善哉西土之意甚勤也潮州人得文公始篤於文行文公歿廟享之又勒石焉老江祠今毀矣碑曷已也顧自世衰義理日晦事一之倫已斃惟爾二三子初非親承警咳薰炙德義而念乃祖乃父之受業報事不怠未忍泯其蹟也其服勤之誠無異於事一西是早晚用武之地而能明事一之義如此他日死於長可知豈不有補於世道之萬一吾知公當日設教不止文字先曉以義理大方以



至此也此吾可以大書之石以示西之士也西之士其識之否公諱悌男字公彥延安人自遊太學稱文學登第以穆陵國舅官領敦寧府事事實具著於清陰金文正公象村申文貞公所撰誌狀今不復詳云

治隱吉先生錦山遺墟百世清風碑陰記

夫節義之聳動今古勵衰俗而激頽波者如風之震盪宇宙動四方而振萬物者也從古論節義者皆以風諭之惟麗朝注書治隱吉先生高義大節卓卓乎人無能名焉未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釣臺之風耶

逕松籬菊北窓之風耶豈非昭乎日月萃乎泰山廉頑立懦而聞伯夷之風者耶嗚呼先生之義即伯夷之義也先生之節即伯夷之節也麗之有先生如殷之有伯夷其義烈所被欽仰高風前後何異先生諱再字再父海平人先生以妥歡帖睦爾二十一年癸巳生於善山鳳溪里考諱元進其知錦州事也先生娶州人申氏女知州公歿于官葬于境先生廬墓三年仍僑居焉丙寅中進士第歷數官除成均博士太學諸生搢紳子弟多摳衣請益己巳拜門下注書庚午知國將亾辭以歸養老母棄官歸善山舊廬及麗



屏溪集卷之四十八  
亾爲舊君服方喪不食菜果醯醬終三年一依親喪  
我定宗庚辰太宗登儲位收召先生以潛邸有  
同學之舊也及拜太常博士先生上箋爲陳不事二  
姓之義矢死自靖上嘉其節義優禮遣之曾在麗  
末僞主入崔瑩言攻遼東將犯天朝先生有詩曰  
志則夷齊餓首陽先生之志已可見而及退歸金烏  
又有手折黃花祭伯夷之詩先生之自比於夷齊者  
本如此也後先生子師舜赴召於本朝先生謂  
曰汝當效我向高麗之心事汝朝鮮蓋先生之盡分  
於事君之義者實有所自來矣先生始成童就司錄

朴賁受論孟聞性理之學後又遊於圃隱先生之門  
益聞其所不聞學益博道益明先生爲學表裏謹篤  
必先本而務實常曰人之有差失於動時靜不能存  
心也至夜無事則必撥棄萬念端坐收養蓋定之而  
主靜之法也後來諸先正以圃隱爲東方理學之祖  
以及於寒靜兩先生而必以先生爲繼開之路脉其  
終成義烈之菟煥者豈非此爲之本耶當是時圃隱  
死之先生無王蠋之自經不能無異同之疑君子以  
爲不然昔殷亾比干死微子去箕子罔爲臣僕而已  
其處義旣殊夫子并謂之三仁今先生之與圃隱死



生雖異其成仁則一仁者天理也人得之以爲性能盡其性而安於心則仁也兩先生至誠惻怛同歸於三仁者夫孰有間焉况圃隱秉國於革世之際先生遜荒於見機之日所值各異而所造不同莫非義之至也亦易地則皆然且先生之得我 聖祖者眞箕子之遇武王也終能守罔僕之節果有燕人之脅則亦豈無王氏之辨一死耶先生歿於永樂己亥墓在洛東江上其江岸陡入處得中州夷齊廟砥柱中流字立石而刻焉西崖柳公成龍記之今者錦之多士與先生之遺裔在其鄉者相與謀曰先生舊居實

在於吾邦而村名之古富利後人以先生之不事二姓改稱不二則托義旣不偶先生之手植二松尚今杈柯不改歲寒之姿豈不奇哉誠不忍荒其地也遂取海州之首陽山夷齊廟朱子書百世清風四大字將刻之石而樹之遺墟與洛江之墓同其誌也錦山守閔侯百興寶始相役而搢紳章甫又相議卒成之以諸意謁余記其陰者先生後孫尚衡慶會也嗚呼先生我東之伯夷也後之知伯夷者亦可以知先生也清風灑落百世不盡前而伯夷後而先生任萬古之綱常振六合之風聲者終可以諭之先生旣聞伯



夷之風而興起則後先生而聞先生之風者亦豈無興起者耶茲敢溯遺風而書之以爲激揚衰世之風節云

洪州成先生

三問

遺墟碑追記

尤菴先生撰碑在顯廟戊申蓋閱文貞將載之石未果後肅廟庚午始豎石但書曰昌寧成先生某之閩文則闕焉時值斯文陽九豈有所畏忌而然歟今李公箕鎮以大冢宰斥補此州見而歎曰有碑而無文何以示後不曰遺墟而曰閩不亦無義乎遂更籌治而篆額勒其文如式爲其石實文貞之所具也

碑文成後四年壬子成先生神主出仁王山厓京外章甫受尤菴指奉安於遺墟之舊廬廬亦文貞所嘗修葺者也其詳在尤庵記文中又後丙辰多士立祠於其傍祀先生而神主移奉位板後至乙丑并享五先生丙戌又用其廬追享成先生考摠管公公同時殉節而不得合奉以位序有碍也壬申因儒生疏請賜院額曰綠雲文貞子判書公鎮厚以爲尤菴稱此洞魯恩魯恩其有義己丑白于上遂命改頒今額摠管公與先生夫人墓在院東隔一崗而近朝廷許以成氏沒入田十七結屬本院俾供香火崇報之典



於是備矣獨尤菴稱述之文尚闕顯刻久為士林所  
慨惜今得公乃成斯豈非有待而然歟凡事在戊申  
後者公要余悉錄謹識之如此時 崇禎甲申後百  
單一年甲子四月日也

墓碣

景寒齋郭公 始徵 墓碣銘

今 上殿下即位三年以孝悌為為學之本以學術  
為為治之具日三御 經筵方招延經學士洽洽有  
至治之望甚盛德事也蓋當初 潛時郭公諱始徵  
首膺師傅之 命嘗以孝悌之道學問之方極其勉

戒雖 聖質天縱不待人抽關啓鍵而蒙養以正導  
迪於一簣之初則世皆以公不能無助云公字智叔  
號景寒齋自幼少時有志於為己學一赴禮圍慨然  
歎曰此奪志之地遂不復就就同春先生受大學家  
禮等書自此專以向上之學為己任檢身益刻苦神  
貌疲倦人或憂之公曰未聞自古因學而致恙者用  
工不少懈晚乃服勤於尤菴先生之門十餘年未嘗  
不在先生之側蓋公明宣之在曾門不但為講學而  
已先生每稱公好學及心經釋疑家禮輯覽校正也  
輒許公相役公之致力尤在於禮學疑文變節靡不



厚溪集卷之四十一  
講質於此而爲反約法己已變作先生終被慘禍  
仁顯黜私第公含冤負痛遂棄官挈妻孥西入泰安  
以爲泯迹終焉計始泰之士賢賢不知學及公至就  
公所構二十楹相聚請業公一依石潭遺法以教之  
今 上在延初邸十歲始出就傅實 肅廟癸未也  
將極選師傅銓曹以公膺之舊缺接見儀 先王命  
公草定又 命用賓主之禮公不可曰職以師傅名  
豈宜降從賓主禮遂以師生教學之儀擬定以進  
先王可之公於接見受學句讀之外反覆引譬以盡  
開導之方積誠勸誡時 上年甚少亦淡加信服及

公出爲郵官亦以書札數 問訊公上書以謝兼陳  
勸學之意 上答曰一札勸學罔非八德之瓊玉敢  
不服承公在利仁撫郵卒革弊政一以仁恕爲政以  
孝悌之道諭諸驛譯諺使其易曉又賞罰勸懲之驛  
人男女年八十與惇獨無依者捐捧以恤之公始因  
道臣薦文谷金相壽恆畏齋李相端夏交口白之再  
除寢郎皆不仕在師傅將陞六蔭進例應銓部講公  
嫌於自售將棄歸大臣謂公不可待以常調奏直陞  
六品職以年滿卒官一郵公早厭紛華僦居木川晚  
年移築公州遯村爲遯有山水之勝日以玩繹舊業



游泳泉石爲至樂嗚呼世之人見公之遭時屯亂泯迹湖海則但知爲避世之高士見公之吟弄泉石遺落世故則但知爲山水間一閒人而已若其游心經傳揆索義理自有人不知之樂者則人或不能知也噫以公之才之學如州縣之小而猶莫之略試焉豈不爲世道惜也公清州人始祖祥新羅侍中有諱樞麗朝壯元不受我朝官爵諡文良於公爲九代祖諱懷英官正贈都承旨諱說僉正諱希泰同知俱贈判書諱之欽執義四世皆登文譜卽公高曾祖考也妣安東金氏都事蓋之女公初娶延安李氏縣監

秘之女府院君貴之曾孫再娶青松沈氏通德郎益重之女生三男四女男載績成績夏績女長申浹妻其爲生員金鐵根縣監朴弼彥李顯裕妻皆沈氏出也側出男治績女爲李命相妻載績男鎮維生員鎮普鎮輿鎮奎二女適李端相韓後遂成績男鎮一鎮九鎮萬鎮億女適安宗臣夏績男鎮杓金鐵根男得麗得秋鎮維男長泰濟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公生於崇禎甲申卒於癸巳壽七十初窆公州之薪田丙申改葬木川治東甕洞坤向之原從先兆也嗚呼公以謹厚之質濟之以學問其孝親敦族蓋天性也至於



持敬之謹嚴處義之截然實有人不能及者則豈非學力之有以致者耶公弱冠丁執義公憂三年啜粥不食醬酪金夫人疾劇嘗糞血指及居憂一如前喪此公孝親之至行也事伯氏如嚴父事邱嫂如慈母常慕張公藝故事定堂室之制量計活之規爲作郭氏百世同居圖事雖不就此可見公敦族之意也平居整飭容儀雖疾病不廢盥櫛夜聞迅雷必正坐達朝此公持敬之工也嘗道遇雷雨入圍幕俄而震擊傍側人左右皆驚仆公獨凝然不失措又途旅值劇賊同宿武人蒼黃驚咷公舉止安詳賊亦不敢犯及

疾革見枕屏倒設責侍者正之麾小室出門外正席就寢而歿豈皆非公持敬之效也耶公與尼尹父子從遊最久情義甚厚及其子彰露父愆背悖師門公憫其昏惑屢書規責終不見聽則遂與之絕焉當是時世道潰裂變故百出學者往往有逶迤其間者公則確然無改至於老先生之被禍禍色焰焰犯之者燬而叫閭訟辨自公倡之亦非公處義截然者耶公之爲學莊敬晦養以立其本溫恭謙虛以敦其行嘗曰初學之士嫌於執滯每事務欲平易則心無主張終莫之自立矣惟其晦養謙虛故或謂公恂恂無所



能焉然由行之篤執之固終能毅然自守於利害怵迫之際至與師道同其屈伸其爲世教補者真不淺淺况以學問之要性理之旨導達於 聖上龍潛之初以基允德之成就則祈天永命之本未必不由於公矣然則公之位雖不稱德而道終不可謂不行矣夫銘曰

孝以事親公不孝名惠以莅衆公不惠稱惟公以學爲世矜式凡世爲學鮮用其學公於此學最多得力公質和緩公行甚篤晚來處義皎如益確蓋稟用小寔學功大 潛邸作師是學是誠 聖主龍興出治循道薰習自幼公實有助誰謂位卑我學我展勝川之東我居始奠衣履焉藏幽宅是扁鐫石在隧示于無疆

處士曹公 逾墓碣銘

先師寒水先生書愚拙曹公簡牘後曰公制行之高用工之苦皆人所難及令人起敬顧余固陋未獲一雅以資麗澤之益是可恨也余嘗一讀之不知公如何而得君子之引重如此也及觀其弟述所爲狀公真隱居篤學不願人之知者也公諱逾字子高遠祖繼龍以羅王駙馬封昌城君因著姓昌寧幾代而入



屏溪集 卷之四十八  
勝國八世官平章有諱偉稱梅溪先生以文學受知我成廟官參判酷被燕山史禍即公五代祖也高祖諱士虞痛家難屢仕不就曾祖諱胤禧官寺正祖諱灑自號默齋丙子亂後杜門守志祖妣申氏大司成敏一之女牛溪成先生外曾孫幼有節行尤齋先生特書於其外祖滄浪公墓文考諱悌昌早卒妣宋氏暹之女 崇禎後己丑月日公生於金山之鳳溪是梅溪舊居也性子諒雅靚自幼近道不逐羣兒嬉遊四五歲時有傷於火者狀甚醜惡公俛首不視人問之曰渠必羞惡吾不欲見也聞者奇之學語優知

文字八歲受學能通大義十五丁外艱喪在遠地戴星而赴執喪如成人弱冠己能專心爲己學經史及濂洛羣書靡不講讀必務精思實踐每雞鳴而起先謁家廟次省母夫人退而讀書夜久乃寢作自警文曰未學思所以學既學思所以守寧聞道而死不可爲不學而生嘗以爲大學修治之要方義理咸備雖易之蘊奧亦無出於此書正襟危坐終日讀十六年如一日其讀數以萬計者屢矣融會通貫殆所謂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自此意味優自別或有以疑義叩之應口明辨聽之輒令人灑然公之爲學以身爲本



容必恭言必審衣冠必整起居必謹操心淡虛不以  
外誘爲累處事公慎不以私意相參事親色愉悅祭  
先敬如在居家以嚴恕接人以誠懇其進修也則惟  
日孜孜無少間斷嘗一日氣困眠熟稽於興寢爲書  
日記以自勵曰夜寐夙興是余之志一夢才覺東方  
已明冬夜短耶志不立耶亦可見力學之一段也乙  
丑丁內艱三日水漿不入口三月粥三年水飲不脫  
經帶晝夜守殯不入中門朔望必拜墓風雨不廢攀  
號叫叩如不欲生雖二連善居喪無以過此有一弟  
督課程學但諄諄誘掖未嘗呵責湛怡之樂至老不

衰嘗以愚拙名堂銘其下曰才學俱拙乃愚之實赤  
子心存性初可復用敘進學之意已而曰此恐爲見  
知於人也卽去其板乙亥道臣以公學行上之朝廷  
用此檢擬公聞之曰吾無學行之實而得學行之名  
此吾之恥也翌年四月十一日卒壽四十八葬于郡  
西放木山辛向原嗚呼公孝友之行問學之工爲人  
所難及如此其得當世君子一言之賞者宜矣况其  
不求聞知遯迹蓬藜而不少怨悶者又豈可易得耶  
乙卯因筵臣陳白 贈司憲府持平娶善山金氏父  
護軍震鏗承旨節之玄孫幼有識度及歸公事姑謹



奉先誠公常閉戶讀書無意營產孺人細大看當不以家事累公及公沒懼四男穉少不克持門戶嘗舉寡婦之子無聞不與爲友之語申戒諸子而必以先君之志事勗之歲大饑養活遺棄女兒及長聞知其非常漢女焚其活券而放送之皆非俗婦人所爲真所謂女中之士行也歟癸丑正月四日沒壽八十三別葬堂洞舊居後負酉之麓也男世虎世龍世鳳世鵬進士女適蔡昌徵霖雲灑爲金處善妻世虎出霽灑爲金湜妻世龍出霽灑爲朴東權妻世鳳出霽世鵬出命千命洪命五爲徐匡漢妻卽蔡出四男八孫

一室同居講學養親和氣融洩鄉里稱其孝友世龍世鵬受業先正之門俱爲士友所推與世龍以至行終死於孝莫非公愛敬之實積于身而化于家者如此而公弟述又行高志邁戊申之變以義理之說能動守宰之逶迤者以逼賊路亦非公義方之教其效有以至此耶欲知公者其將於此驗夫銘曰

尼經曾傳進德門庭公謂是書不學迷方讀十六年屢萬其數胷中一部玲瓏穿透豈啻和靖如誦己言制行之高孝友其源妻孥以樂兄弟足法觀乎宜室認公所學在己則盡其奈于命先生特書一言以賞



不有其實曷承是譽我鑄其隧無慙我語 崇禎甲申後百單二年乙丑月日坡平尹鳳九書

碣文後曾行至十九人四子八孫洽當大易四生八數而曾行則過十六者已三矣以至四代五代則將不至於大衍之數而已何其盛也世鵬以學行薦於朝官 世子翊衛司侍直不就世虎以寢郎棄歸屢蒙壽資卒官至中樞府知事推恩三代加 贈公吏曹判書祖吏曹參判曾祖吏曹參議夫人皆視秩如例公潛德不昭而今其報施之隆顯如此嗚呼天道其可謂無知也耶

學生申公者墓碣銘

昔余拜外舅朴公於城西座有一長老貌頎然朴公指而語曰此吾內弟申君名耆孝其天性也又睦於族喜施與悶人饑如己饑衰世不易得也朴公余素敬信聞其語心識之後余游於公諸子間審知其八歲兒母病瓴能灌指血得甦 朝廷旌其閭且余居屢空婦人每市嫁衣裳供炊公配趙氏以其遠父母也視同無告輒傾盎以助余於是實知公之孝睦之化及於妻與子也公字壽翁籍平山麗太師壯節公崇謙其鼻祖後十二代入我 朝二傳而有翰林瑋



判書浩又三傳有都承旨汝綜是生諱茂號醉吟齋以三絕名世卒官郡守諱孝先參奉諱省諱啓昌早世俱不仕寔公高曾祖考也妣廣州李氏領議政浚慶之玄孫察訪某之女公生於 崇禎後辛卯四歲而孤事祖母成孺人與李孺人愛敬俱至無違志成孺人有奇疾公色憂未嘗一日解早罹喪禍家勢剝落來寓唐津之孟湖卽郡守公所占庄也力穡優養能就家業待人一於誠鄉里之貧不能嫁娶窮不能斂葬者必罄財以助之是以親戚依養者亦多平生無愠色憤詈言熙熙然以處見人不善若無覩雖奴

僕誠心愛恤終歲不施撻有罪輒申申誠飭奴僕亦盡心焉孺人漢川府院君良節公溫之後其考同知中樞府事漢原君明漢後公三年生性仁厚姿聰悟博觀古書懿行夙著十三母夫人選孺人獨畱侍疾藥餌糜飲手自供進病篤席地禱天又入廟乞以身代割指血以進之母夫人忽覺曰俄有一老人語余曰感汝孝女誠贖汝命聞者莫不感歎及歸公上奉兩代老親四世宗祀竭心於甘毳蘋藻之奉成孺人疾沈綿孺人殫誠護侍如母夫人時成孺人歎曰吾雖死使汝壽富多男及疾革孺人在傍號泣成孺



人微微語勸食言訖而終其感念於屬纊之際者如此既葬成孺人日用器件盡送其仲女曰此吾祖姑平日所鍾愛也見人之飢寒賙恤如不及蓋體公好施之意而亦其性然也有一女人侵昏叩門自稱門孽請入哭成孺人靈筵孺人知其詐曰此賊也盛集奴屬鎖門扃張弓矢以示威女惶怯逃遁追聞賊徒果隱伏不遠地至曉而散始知其女真賊偵也同樞公嘗病孺人時在京蒼黃赴覲路由大津纜中半遇饗風舟幾覆同舟皆隕懷孺人顏色怡然得一絕曰爲父誠情重臨危性命輕死生元有定風浪不須

驚俄而風止浪靜終焉利涉若有江神之助家有犬前後產雛而爲屠兒見殺新雛咿咿靡依前雛抱持不使他犬近人與之食不自食銜新雛食之卒使新雛俱全人以爲此友愛之感於物也與猫相乳相類云孺人嘗於少日作四子名字手書藏之後子男其數驗四丁酉春謂諸子曰今年必有科甲慶是秋慶普中司馬又嘗曰後戊己年吾其死矣公以戊戌六月卒於仲男遂安任所翌年十月孺人繼沒其所前知者不知用何道而至其鑿鑿明驗則雖專門術士無以及矣蓋其天資高智慮博故自能見處明臨急



屏溪集卷之四十八  
蒼卒料事不局終使賦間不售此豈以女子而謂必  
齋耶詩詞圓整無媿詞匠然內而不出夫黨諸親之  
所以知孺人者只知慈睦之仁而不知有文也其莊  
重謹厚之德尤可爲梱內法矣男長慶一卽八歲旌  
孝者也次慶弼有膂力孺人以其爲是兒有好身手不  
可終局促佔畢擇日教射十九登第慶普慶雲業文  
孺人又以其爲汝輩生長海曲不得周旋師友固陋無  
以成就遂挈入京輦使擇勝已者遊若儕友文會不  
憚截髮故事必具酒以需之三女婿洪禹夏洪受衍  
李瑞麟慶一娶庶尹尹聖瑀女無子取慶雲子爲嗣

女適柳廷秀慶弼府使娶李沆女三男光灏光混光  
泗慶普今縣監娶判書李萬選女一女適進士南宮  
權再娶持平李滿女不育三娶尹尚慶女二男光斗  
餘與二女皆幼慶雲娶持平許說女三男光洙光濂  
一幼女適進士朴景淳洪禹欽二婿出內外孫曾摠  
三十餘人昔柳玘以崔山南兄弟子孫之盛歸之於  
唐夫人之孝敬今者成孺人之感祝於孺人實類長  
孫夫人所以願於唐夫人則申氏如縷之脉至公而  
綿衍者謂孺人孝敬之致亦可也然易言無攸遂之  
義孺人孝敬之德顧豈非公反身之化有以成之也



耶銘曰  
善必有慶斯聖人言公先單惇公後綿繁自身及家  
豈無其相懿哉孺人令德嘉尚并收厥美示爲女則  
庶幾善勸我書于石

困村申公懋墓碣銘

昔在壬午余游湖之伊山赴一士友三加筵冠峯玄  
尚壁彥明鳳巖韓弘祚永叔贊冠事有少年措大位  
賓階祝而教之觀其德宇崇淡儀度整儼問之年二  
十六是舟村公諱曼之孫晦谷公愈之弟寒水先生  
之門人諱懋字叔敬余一覲而心醉身遂從玄韓二

子與公講學者數余時年少學淺雖不能盡識其所  
存亦知爲名祖之肖孫賢兄之難弟先生之高弟也  
蓋以彥明端雅莊重之資永叔精淡敏妙之才不憚  
躡公後塵者其初向學實公倡之也况余鹵蔑粗窺  
一斑周旋師友之後者亦多有觀善於公矣磋切之  
益相期者淡後七年而公先亾五年而永叔亾彥明  
之没又歲月已一紀矣白首餘生末路俛俛義理無  
窮誰與講之斯文日弊誰與憂之悼吾道之益孤撫  
舊遊而長歎嗚呼叔敬何處得來公質懋謹嚴晦谷  
則邁持宏博惟其志同道合故遂爲兄弟間知己相



須共勉以斯文爲己任嘗曰朱夫子孔子後一人宋  
文正朱子後一人非朱子孔子之學不明非文正朱  
子之道不立雖先儒詮註一有違於朱子之旨棄而  
不從雖先輩長德少或背於文正之論斥而不顧真  
所謂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也是以一動一靜必  
欲是程是則聞寒水權先生講道於黃江之上以爲  
文正嫡傳於是狂焉從晦谷共師事之先生亦期與  
之重公以爲吾輩以晦尤二夫子爲一生程法則不  
可無瞻依之所遂立祠於書齋之後以奉真影將與  
學子日拜而寓慕之竹泉金尚書鎮圭樂與相之先

生亦手書集成祠三字俾額之晦谷以辨誣文正文  
字羣咻波騰終至先誣罔極而不悅者甚間之說競  
售於師門則公痛憤冤酷亦不無疑阻而趨起者因  
士友之往來實知先生之意本自無礙約同一二同  
門將進身悉暴而公已先沒矣嗚呼悲夫天倫同胞  
之地旣生同德之賢天意似不偶然而不幸短命使  
卓絕之才遠大之志不得盡其成就此士林之所共  
悼惜而况公德孤之慟已切於喪伯之日講道之樂  
又損於煩言之際生而踴躍當世死而齋恨千古豈  
非公之命之奇而然歟然自公之來湖右也豪傑之



原溪集卷之四十一  
士爭相從遊興起於此學者多一時以湖學稱之至於冠昏喪祭士友家一切用文公家禮殆成鄉俗者皆自公始則公之學既不可謂無所施而至謂之有功斯世亦可也此可以少伸公志之萬一否申氏平山大姓始祖壯節公崇謙世聯簪裾高祖諱鑑領議政號象村欽之弟官畱守曾祖侍直諱翊隆號濠梁丁丑亂已去漢師遯迹沒世宋文正以寒林雪竹稱舟村公卓犖有氣節母韓氏配洪氏俱立懂江都公引春秋復讎之義自廢以守志文正特書大明天地崇禎日月八字表章之公兄弟志學之高蓋亦有自

來矣考諱翊舟村公所後子生父諱晏侍直公兄觀察使諱翊亮孫也自幼受業文正之門己巳禍作仍潛德不出妣草溪鄭氏桐溪文簡公蘊曾孫社稷令岐壽女公娶僉樞朴世拯女江叟先生薰之後後公十五年而沒公宅兆不吉至是移壙而合窆焉實禮山東困村里負壬之原舟村墓左崗也公有遺腹一女爲士人安宗耆妻公嘗因文正家得特髻遺制而施之家俗婦女皆憚其異於俗尚孺人惟公志是順後迎婦孺人曰此公志也不可以公沒而廢之遂用舊制取晦谷第三子大來爲後教之義方必勗以先



君終使能紹家學為士友望孺人之克遵公志不墜  
儒家舊聲者可謂有女士之行而公制家以禮之實  
亦可以觀於此矣大來以余有先契淡從余遊久今  
以先銘托之余惟當時舊遊皆亾獨余在矣知公者  
非余伊誰余不忍辭銘曰  
談經知善學析理認高才師名吾感感正路子恢恢  
二句廿字寒水挽語君子一言九鼎大呂以此銘公  
我筆無媿後人是式用示千禩

進士金公秀五墓碣銘

曩湖右彬彬有經術士亦多聞風而興起焉者公其

一也己丑秋寒水先生行鄉飲酒禮於萬東祠下公  
進登旅酬位隨先生入黃江講質經禮所論多蒙許  
可自此公名益盛士友之知與不知皆願從公游公  
諱秀五字汝寶公考諱始聲號陶溪以詞學名世晚  
居公山之活源關書齋有育才之樂公受家庭學文  
藝早成甫十歲盡讀經傳為文詞汪洋操筆立書如  
辭賦對策雄健有格力弱冠已高蹈場屋四十六始  
登上庠終屢舉屢踣不為得失累公嘗就試圍有同  
研老儒多犯公緊句公券將納其人曰子高手無早  
晚盍為我徐徐公故抱券遲回讓與先之其人果高



占而公則見屈不少介意公魁鄉解主司有文鑑賞  
公文及遊山寺聞公來棲素昧公直到公所請見榮  
藁公拒不肯曰大科當前士子私稿何可自銜於主  
司彼亦不敢強而心歎服之如此類非一二不可盡  
書公自少文學行誼爲儕流所推服雖同閤諸生皆  
折行輩不憚於掃門至辛壬禍作世道大變斯文厄  
矣公遂廢舉守志杜門看書尤以教迪後進爲己任  
學徒至多所成就蓋公之教人不專在時文必砥  
礪名行戒存奪志成科名者過十數而一切以干冒  
爲恥餘皆隨分自飭不慕苟得活源一區以文學之

盛甲於湖西者實自公兩世而倡之也公勵志操尚  
氣節凡士林有大議論公獨主峻正儕流多就公咨  
焉以是媚嫉者衆不顧也至仲氏正郎公斥洞人占  
僞科者被黨人評謫其嫉惡蓋家法然也公篤於孝  
友生事死葬多有人不及者與仲叔二兄年皆望八  
頃篋之樂未嘗一日衰人比古之春津金氏籍安山  
安山伯肯弼上祖也有定卿八我朝以開國勳封蓮  
城君諡威靖三世至秘 中廟己卯魁文科以金大  
成湜門人佯狂自廢除校理不起後 贈副提學諱  
守儉壬辰倭變白衣從難 宣廟嘉之擢西樞秩諱



希賢 贈執義諱在鍵俱隱德不仕即公高曾祖也  
陶溪公官寢郎妣尹氏坡平君坤之後通德郎坪之  
女公娶坡平尹氏其父訓事尊舅以順處婦奴以和  
御家衆以誠其承於公也至老敬謹如一日無一言  
少失意相對未嘗叱咤婢僕公性好學家屢空不屑  
也孺人躬執瑣細勤於內治不使公知之公之高才  
終失一第人莫不嗟惜孺人每曰命也無怨恨色其  
溫和嘉柔之德鄉里皆稱君子之逮公卒於壬戌四  
月四日壽七十四孺人先公八年而沒年六十四生  
二男四女女與男長俱夭次命集以陶溪公命後於

正郎公公無嗣取族人 贈參判相鼎子命養爲子  
命養一子幼命集四男穫植桂福一女李觀翼正郎  
公嘗卜兆於溫陽梅谷之後麓語二弟曰兄弟可與  
同阡至是公與叔氏間二日沒俱葬于正郎公墓側  
而孺人則同窆即負戍之原也三塋儼列宛若平日  
之同室其友愛之篤此亦可見嗚呼公早遊詞場晚  
乃親炙有道發軔正路力行古道至死不弛觀於公  
述懷之篇可知己其所與講學者巍巖尹焜晦甫李  
柬公舉冠峯玄尚璧彥明而丹巖閔相國鎮遠亦嘗  
扁公居曰問清大書以貽之及公沒學子之加麻者



數十人其為士類所推重如此公之學蓋不但拘儒  
紙上鑽研而已嘗留心經世之學著書累百言論太  
學造士之規良役變通之策其言皆可行於今使公  
而有所施為者豈小補也然而終墜歿於草莽惜哉  
記昔甲午秋余以新進士拜夫子廟庭尹晦甫指公  
言曰此吾同門金汝實也余已聞公盛名欣然有傾  
蓋之樂自此契誼彌深今於墓文之役不敢以拙蕪  
辭銘曰

為子之肖惟士之髦無介無通其調則高始公觀志  
翱翔詞學晚就有道擔夯經術終窮命闕嘆不展抱

村秀振學寔公之造謂余一樂曷不酬志三塋一麓  
儼列行位平生愛友乃見生死撮公大略我鐫其隧

持平李公時齡墓碣銘

有孝悌清慎不失故家風者曰故司憲府持平李公  
諱時齡字國馨號無悔廣平大君諡章懿公諱璵七  
世孫章懿實我 莊憲大王第五子 文宗之母弟  
也以 莊憲命繼撫安大君後是生永順君諱溥永  
順再叨勳券登俊試魁重試文章勳業冠冕宗英二  
轉至諱洁始屬疎外仕縣監校尉諱廷春監察諱倣  
即公會祖祖彌監察公在昏朝不附廢 母議棄官



歸有卓節公生於萬曆辛亥十月三日稟性寬和才  
又聰穎自幼事父母恪勤好讀書不煩呵督及長沈  
潛經史焚膏繼晷或睡至則輒繫髻於梁以警之其  
勤篤可知丁酉遭外艱縛廬墓山下與五弟二妹同  
居一室哭泣之哀至動傍人及其侍大碩人則不以  
臧容見教課五弟俾成儒學素貧窶百口屢空或躬  
漁獵以供甘毳平生不以營產費心力每藉婦氏財  
以自資而與羣弟姪共之無難色公爲親屈勉赴科  
試屢占高等而久不利人皆歎其蹉跌庚寅闈大小  
科俱中一等且貫兩場一時誦傳其盛名辛卯隸槐

院差 長陵祔 廟都監壬辰叙陞司僕寺主簿轉  
刑禮兵員外秋補黃州判官黃有水土崇翌年奉板  
輿棄歸間 除國子官松京少尹湖南佐幕庚子春  
始 除持平上章論事知言不得施用無意世道爲  
親求養得全州半刺值歲荒流殍滿路公發困賑饑  
憂焦靡懈夏旱久不雨公躬禱山川疾作以是年五  
月十一日卒于官州民小大莫不號泣如悲親戚莅  
官雖數月而惠化之人人深者如此初葬無悔洞先  
兆丁巳改葬於同局負乾之原公以璿派令冑代有  
簪纓而文詞行識爲世所服其出身事主進塗宜闢



而公持論和緩是非平淡不洽洽上下時議且當官  
不顧權貴要以取媚故仕宦常在進退間纔入臺省  
公則已沒豈非可惜也配淑人韓氏左議政西原府  
院君確之後其考生員諱不幸有司馬牛之憂悲憤  
死曾祖脩以經學官承旨號石峯淑人生長法家婦  
德咸備事尊姑無違沒而不懈謹於蘋藻之奉至老  
如一日異姓多聚一榻怡怡無間言每傷本家無主  
祀人且念母夫人安氏老而無所養請於公以仲子  
往侍仍奉其祀後公三十年己巳二月八日沒壽七  
十六從公葬男廈齋生員廠早夭女士人許煌倉守

尹明運參判李著晚士人申汝龍廈無子取生員第  
二子邦緯爲後生員二男長邦維女朴汝翼閔玖曰  
坪進士女洪九澤縣監許婿出曰鳳輝正郎尹婿出  
東源奉事夏源判尹成源李婿出曰南宮譚妻申婿  
出內外曾玄摠九十餘人主公祀者曾孫璿其長男  
奎明鳳九倉守府君繼室子也於公有龍門之誼而  
曾從我伯氏慣聞公懿德美行今璿送示公行錄使  
鳳九銘公碣鳳九撫念疇昔豈敢以拙劣辭來謁文  
者璿仲子翼明有志經術力學向往公之遺業其庶  
幾昌大矣乎銘曰



忠州之西薔薇山陽無悔李公衣履攸藏位不稱德  
莫展抱負亦奚爲政克施孝友惟身之迤惟後式昌  
不得者人天報斯長我鐫其石用示無疆

參奉郭公璋墓碣銘

昔我 明宗大王元年乙巳 母后垂簾元衡用事  
士類之忤元衡者莫不及於禍司諫郭公珣亦死桁  
楊其弟諱璋冒凶焰脫尸負還南渡漢作詞以自誓  
曰運屬龍蛇賢哲俱亾哀哉伯氏抗辭冰霜殺身成  
仁扶世綱常負尸登舟我懷何似馮夷河伯明聽余  
誓儉生可媿何忍復濟余所不者有如此江長江流

恨咽咽龍龍遂歸葬故山心喪三年入雲門孔巖終  
身不復出卽伯氏舊隱處也與三足堂金先生大有  
居水上下有時從遊講學相携於巖泉脩竹間詩酒  
自放以寓悲憤之懷方伯以公學力旣優行詎可觀  
忠臣之弟不可棄上 聞於朝 宣廟嘉之除 宣  
陵參奉竟亦不就蓋不負誓江之心也郭氏籍玄風  
諱鏡麗仁宗時官侍中平章事始見姓書家世蟬聯  
至兵曹典書允光於公爲五代祖縣監諱璿直長諱  
成己生員諱孝元校理諱遂寧寔公高曾祖禰妣永  
川金氏其考哲端中世爲清道人至先府君移永川



屏溪集 卷之四十一  
之蒼水里子孫仍居焉公字季瑜自幼天資介特有  
志節聰悟名能詩妙年冠解額禮學精博律身以繩  
尺性孝事親敬友悌亦至自奉母夫人雖貧甘旨無  
闕與邱嫂隔離居盡歸世傳財產躬自經理以給之  
依伯氏遺戒以書冊付其孤教誨成就焉 隆慶己  
巳五月六日歿距公生辛未五十九歲葬于所居郡  
南九龍山下五福谷負 原孺人烏川鄭氏祔焉參  
奉聞英女男懷璘懷玦俱郎階懷璘子惟節懷玦子  
惟慶廷周廷老廷發廷國廷龍惟節出元龍禹龍命  
龍文龍武龍世龍惟慶出餘多不盡錄公家自罹慘

禍後承畏約窮辱且經兵燹公所存所學無文字考  
信吁可傷也然所謂哀詞一篇至情慟裂悲惋慷慨  
足使賢伯之苦心精忠略暴於百世之下至今讀之  
令人擊節感歎而至以儉生爲恥誓不更渡清漢則  
其志之激烈奇偉尤豈不爲賢兄之難弟耶嗚呼公  
與金先生俱以英才大器婆娑雲壑浪迹以沒世莫  
非前後禍故冤痛結轆而亦安知無遠繳之意也耶  
誠足於悒南溟曹先生書金先生墓曰委質林泉於  
釣於獵無悶於遯世而沈其韜晦亦可以此書公之  
墓也未知後之覽之者以爲如何公五代孫漢機廷



發之孫其父東齡有志追遠就公墓築齋買田俾不  
絕香火又謀豎碣記蹟以圖不朽來余謁文余既欽  
仰公志操且感漢機之誠篤不辭而爲之銘曰  
時值陽九禍酷伯兮携尸哭歸臨江誓辭冤叫干霄  
斗血滿腔其誰我知逝水溶溶雲門一曲寔我所止  
我採我山我釣我水惠好同携中谷考槃昂昂其志  
勿勿其仁斂而不昭枯落巖阿時耶命耶我爲公嗟

監察

贈吏曹判書延公

最績

墓碣銘

嗚呼屠維之禍尙何言哉凶賊蔽欺倫彘斃絕時判  
書吳公斗寅應教朴公泰輔諫而死判書李公世華

鞫而竄繼三臣而又有上章直言終於死者卽監察  
延公諱最績字武卿也蓋當 坤位廢易之日公罷  
官鄉居慷慨憂憤杜門屏迹每自郵曰爲人臣食君  
祿君有過而不能匡又不得與二臣死我天地間一  
罪人脫巾囚首有時仰天長唏瀝血構短疏欲拚死  
一言不得其會癸酉秋因災異 上下求言旨公奮  
起曰此吾可言之時促裝西上以事白大人大人曰  
父教子以忠古人有言汝與三臣同志死亦何憾公  
遂將舊藁易紙以上疏凡五條曰畏天曰正身曰容  
直曰昭儉曰建中言議直據義理必本於君心皆可



謂名言至論而首斥嗣基命昌干犯 長秋之罪又  
曰 殿下向日過舉言之痛心思之骨寒巷悲街吁  
男涕女泣不欲舉首於覆載之間 聖明終不霽雷  
霆之威至使 母后幽閉屢年此莫大之變而終未  
能感激回天亦固臣之罪也又曰修六禮謹人倫之  
始明三綱正萬福之源又曰不邇媵嬙肅正宮壺能  
順貫魚之序敬遵齊鳩之規末言三臣忠直凜烈請  
赦其過喉司却不納睦來善沈季良或對或啓俱請  
鞫以六禮貫魚等語羅織爲罪析楊楚毒冤血陂陀  
而公之原辭直道事君萬死無惜八字而已五日而

八加刑竟即隕命實八月十一日時年三十二也臨  
絕有詩曰孤魂願托首陽山又曰地下同遊從二臣  
此獄隸口傳雖斷爛句語而公之志所存亦可見矣  
設鞫之夕疾風暴雨忽作禾黍盡偃人異之翌年甲  
戌 上大悔悟公所論嗣基命昌次第抵法克復  
坤位公與吳朴兩臣一體褒崇持 贈公承政院都  
承旨 命旌忠臣門後屢 贈至吏曹判書兩館大  
提學諡忠度隱卒之典備矣公登 仁顯后冊封科  
終爲 仁顯死又至甲戌而褒顯此豈偶然而然者  
延氏籍象山麗朝有丹瑞以金吾衛大將軍從文肅



公尹瓘擊破女真於先春嶺 本朝有靖厚公嗣宗  
事 太祖 太宗身都將相封谷山府院君事載  
陵碑及三綱行實自是簪裾蟬聯至禮賓寺正諱俊  
傑寔公高祖也曾祖諱應福僉知中樞府事祖諱再  
熙司勇治舉子業發解屢占上游竟不成尤菴先生  
誌其墓考諱宅老僉知妣文化柳氏縣監邦傑其祖  
也配貞夫人平壤趙氏父某直提學仁傑舍人焜即  
高曾祖也自公慘禍晝宵泣禱于天至公寃釋如一  
日戊申聞亂逆起七日哭不食使男壽昌從士友倡  
義討剿上黨賊亦可謂忠義之配也公自幼警悟嗜

學甫十歲已博洽古書性又至孝善事二親友兄弟  
族雖疎必睦嫻餘力積學文藝早成十八拜尤菴先  
生於華陽受心經近思錄等書二十闡大科由成均  
館戊辰陞監察即解歸及時事一翻更無斯世志益  
存心於義理之學時從寒水權先生講質焉嘗採古  
今忠節人言行編爲一冊有時一讀輒激昂涕下又  
謂岳武穆筆法勁剛想像其志烈凜然每愛玩不釋  
手蓋素蘊挹如此嗚呼當禍變之初忠義之士憂慨  
自激則不顧禍福一言犯諫者亦或有之若公之時  
位號之倒置已久事勢之難言又不啻倍矣一疏出



屏溪集卷之四十八  
殺身湛宗愚頑亦知而必劇言不諱終滅死無悔此則惟公一人而已古所謂仁勇者非耶公沒之不匝歲壺位復正國人冤憤痛迫之意未必不自公疏而睿察之也然則日月之叟公安得無萬一之補哉是知公之死益有光於世道其可謂死亦榮也歟壽昌有一女適朝廷用公忠節官壽昌今縣監銘曰

爲國母死寔惟大義然人臣子鮮有辨此奎宋彰明此義猶昧公與二公始以諫死萬古倫常賴以不墜同一義死公死尤難五載一心始終不刊苟非就正看得理確曷其所就若是之卓西原向西梨峴辛麓忠臣是埋我銘斯琢於千萬年勿穿勿劓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八



